

編九十二第集三第書叢部說

記劍飲師女

行印館書印務商

260



女師飲劍記

英國布司白原著

閩縣林紓

靜海陳家麟

第一章

時有二人。一爲英產。一爲西班牙。此二人種類不同。性質亦異然。亦間有同者。其不同者。英人長瘦而訥。雅有謙德。西班牙人則侏而胖。喋喋有利口。性尙風華。此其不同也。其同者。則趨捷善鬪。悍不畏死。均浪於江湖間。相識已數年。然往來不數數也。其所以相識而寡於往來者。正自有故。今且先敍英人。英人名安粗色。爲要克之少年。聰明解事。顧乃不習於正。曾在伊登學校肄業。一切功課。初不留意。則專留意於體育。旣而又至阿克司弗得大學。卽

津未數日爲校長除名。其父大怒。一日其子負責於外。責家索逋。其父謂安粗色曰。我乃不幸以爾爲子。直劣物也。安粗色曰。人固有過。徐當改之。自是以來。父不以爲子。而安粗色亦漠視其父。後此其父賜之二百鎊金。斥其遠離。蓋逐之也。安粗色挾金出英國。至南斐州。乃覓路不得。復由南斐至於南美之智利國。國正革命。安粗色遂入其黨。乃不克奏功。快快至巴西。巴國之都城。曰雷阿占尼羅。時囊空如洗矣。又不得當。則直趣可倫比亞。可倫比亞亦南美中之一國。吾書亦不敍其立國之顛末。惟其國等於墨西哥。一千五百三十七年時。國亡於西班牙。安粗色歷萬險。始至其都。都名薄勾塔。居民可十餘萬。城踞高原之上。去海可九千尺。此時安粗色交佳運矣。正在饑疲之中。乃爲本城商家偶任一事。商乃。

大喜且性好客遂延客其家去城可十五咪安粗色無事幸爲食客心亦安之於是相將至宅商名亞老青鄉居有廣廈土木極工其妻亦美善尙有一女名加他利娜年甫十六美洲之西班牙人年雖十六然望之似十八歲矣母女之心恆重英產見安粗色爲英人卽禮重之後此久居而女恒與安粗色以馬外出夜中則彈琴作歌於月下以媚安生似此朝夕相從晝觀野綠夜共月明則未有不動情者安生所寓之地曰山他巴拉於是者可兩禮拜而安生已注意於主人之女矣蓋女之風貌不惟冠此山他巴拉中卽在可倫比亞中亦無一箇秀能出其右吾書已敍女雖十六而狀近十八手足旣纖小體尤輕盈髮之深黑黑過於鴉睛亦黑色時時射光色作淡黃加以美髮秀眉尤足動人善騎而能

槍。惟。不。好。讀。書。有。時。其。母。謂。亞。老。薺。女。兒。已。長。宜。令。親。學。亞。老。薺。
曰。吾。女。聰。明。一。令。趣。學。必。能。適。用。吾。意。將。送。之。歐。洲。留。學。爾。我。同。
愛。此。女。乃。善。如。棉。羊。吾。尤。欲。其。心。地。光。明。如。青。天。或。能。善。事。爾。我。
二。人。也。於。是。亞。老。薺。出。謂。其。女。曰。爾。母。將。令。爾。留。學。於。歐。洲。爾。願。
之。耶。女。一。笑。而。已。知。其。二。親。必。不。倉。卒。舍。己。而。遠。行。安。粗。色。此。時。
久。居。商。家。一。無。事。事。心。滋。不。適。既。而。又。念。若。舍。此。者。去。又。何。之。正。
夷。猶。間。而。亞。老。薺。忽。以。事。屬。之。事。至。重。大。安。粗。色。聞。之。駭。然。蓋。亞。
老。薺。以。牧。畜。爲。生。其。場。在。山。鄙。都。雷。牛。羊。馬。驢。之。所。家。也。本。有。一。
人。司。之。無。因。而。死。司。者。無。人。亞。老。薺。遂。以。安。生。行。且。予。以。重。祿。安。
生。正。以。依。人。爲。苦。得。此。出。之。意。外。則。心。感。知。遇。不。已。然。不。能。舍。者。
將。去。山。他。巴。巴拉。卽。與。女。別。想。加。他。利。娜。或。不。之。知。是。夜。月。明。如。

晝安生與女同坐花間看月女尙懷琴且彈且歌安生則吸菸而坐聽其旁則飛泉高噴於月光中景物清幽然安生自艱危中得美祿宜有笑容顧乃不爾女見狀卽操英語問曰爾今夕何有不豫之色或吾開罪於爾邪不然何由悒悒至此安生曰爾安能有過卽使有心斥我我亦料其不至今奈何忽有此言實相告吾今日有至適意之事爲一生之佳運爾亦知之邪女曰何事亦何妨見告且昨日曾許我爲知交有事必告有是言乎今爾旣有失意事胡再不言寧非外我女語後他顧似慍安生曰否否吾非有失意事爾言誤矣吾於得意中不樂耳非有他也女聞言卽作柔婉之聲曰爾平日興致勃勃今乃吞吐不言寧非不以我爲素心人故靳此不告且吾父苟有違心之事亦當告我得我一言無不立

解。今日必欲詰爾之祕。事何由悵惱不樂。安生曰。吾若告爾。爾亦無歡。吾故祕不相示。女置琴於石。以手抱膝。目視安生。曰汝適言吾未嘗開罪於爾。想爾亦決不開罪於我。令趣言之。卽無罪。安生聞言籌度久之。已乃徐然。菶卷吸心念此事。不能悉數而言。且此女尙少。不識吾心。即使今夕言之。亦未必遂論一身。飄泊知一宣洩。愛情或有種樹成陰之望。惟尙非其時。然此女敦迫再三。不能不語。但曰。吾所不愜於心者。以斯須將別。而又不敢質言。計居此甚久。蒙二老恩覆。又得爾同心。何能遽別。女聞言。神色立變。安生亦思此去山鄙。都雷實蠻貊之鄉。其尤難者。在彼間。欲得此絕代麗人。朝則並騎。夜則玩月聽琴。恐永永無是艷福。顧艷福雖非而謀。生之路不可不圖。鬱鬱久居。滋爲非計。女徐曰。爾欲行耶。或

爾。厭我別赴繁夥之鄉遊歷耶。惟爾行後。吾益無聊顧爾。自有權。吾亦安能怪爾。惟吾父愛爾。良佳何爲遠有此別。安生聞言知女已欲哭。則如刀剝其心。卽慎重言曰。爾或不明吾意。吾言行者。非自行也。蓋赴山鄙都雷行牧耳。亦爲若父之命令我。此行旣奉老人之命。當卽趨吾所職。勢在不能不行。而又感激老人之恩。使我有宅身之地。此行誠甚願。所不願者。別汝而行爲難耳。女曰。爾至山鄙都雷邪。不惟去此遠且地屬野蠻。安生曰。野蠻不足慮。吾前此數年曾居蠻鄉。旣領略彼間風土。轉似文明爲非我習慣心思。此數禮拜中得據文明之鄉。有同佳夢。今夢復臨矣。此時安生心動。欲吐求婚之言。又不敢出見女方。歎於鐵榻美乃無度而愛女之心。頓增百倍。安生周游徧矣。然目中所見與加他利娜初難比。

並因思後此如何。則不敢知。又思數年以後。或已嫁夫。則於已何與。心一悲。梗自問。雖見逐於父。心猶未傷。今見美人。不敢求婚。自慚形穢。之心故不期悲。從中來而不已。少須復謂女曰。吾行後。爾不復思我耶。想數月來。追隨甚樂。則去後必有餘思。女曰。安得不思女語。時似不解。有求婚之意。且曰。爾行後。吾必每日思爾。至歸時。爾我之交情。仍在安。得遽忘女言。時亦頗有包孕。安生聞之。大樂。讀吾書者。當知此。安得遽忘一言。已永淪。安生之心。坎久久。不磨矣。安生聞言。自問。身爲老人之傭。保胡有繫援之思。於是失聲長歎。女特以爲自憐孤子耳。蓋安生居此久。初未詳其家世。女復問曰。爾獨無親屬耶。安生曰。無之。吾母早逝。吾父見我。幾欲割刃。竟不以我爲子。且有懷兒。亦側目相視。我今在人世中。爲崎零之。

人惟其無親所以親汝如親骨肉爾福高命佳得愛於父母視我乃同譽壞雖然身雖畸零轉以自由爲樂嗟夫上帝吾今日妄發狂言矣女曰否否我甚爲爾悲之然吾意頗不欲爾行彼間道險而人蠻初無心契之人安生曰否彼間尙有一人名昆他納卽吾良伴女慨然曰汝一見其人卽必不悅吾甚惡其人雖吾父禮重之吾則望望而去彼常在吾家張其黑眼視吾吾恨之刺骨又聞人言其人恒虐待工人吾父聞之弗信謂他人興訛造訕不足憑也顧吾父弗信吾則信之想此人匪事不爲良不足恃爾果非行不可切勿開罪其人果如是者爾命且不之保蓋其人多詐而毒害深畏之安生曰吾安能與爭且我爲之副彼爲吾上萬無齣敵之理女曰吾禱告上帝祝爾二人勿爭實相告吾之深畏其人蓋

於世界中無第二人也。安生笑曰：然則爾不畏我矣？或且爾必不以我爲可畏者。女曰：吾之望爾者，且不豫告其所以告爾，切勿以吾言爲戲。安生曰：敬佩良篴。吾英有諺曰：凡人有豫告之言，卽爲豫備之具。吾今至彼，決與和衷共濟，必不至於齟齬。二女方談及此，而女母至，促女入睡。於是始分手而去。明日安粗色與亞老畫敍別時，並談牧事。亞老畫授以機宜，論昆他納之爲人，宜如何和衷共濟者，無慮作數十語。終乃曰：昆他納頗乖舛，唯外議多過其實。老夫殊不信其有此。汝至時，無難一望而瞭。且所部多野人，處置不得不嚴。惟辣手出時，余亦多不滿顧，旣授以權，則亦不願中梗。其事爾。浪遊久，洞於人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故亦不欲力掣其肘。但願爾二人相處甚歡，勾當吾事，果有齟齬之處，吾終信。

爾之無他。安粗色曰。心感主人訓。吾惟有奉公守法。無敢與爭。
閒氣語後。飭治行事。卽別亞老薺夫婦。且心感老人之知。已然行
時。乃不見。加他利娜心中頗怏怏。何以遯不。吾見或且。昨夕有孟。
浪之言。不愜女心。或以遠離爲悲。不忍相見。此時疑團百結。不能
自解。顧雖不懌。亦無敢形諸辭色。卽謂夫人曰。果見女公子爲我
致辭。自寄食以來。深荷垂青。乃倉猝之間。不能話別。殊令人悵悵。
耳。亞老薺駭曰。吾女安往。夫人搖首謝不之知。安粗色旣別主人。
卽上馬。別隨一驃。駄其行李。導者前引。直趨山鄙。都雷旣出村口。
有小河橫瓦。河上有橋。一出此橋。卽趨山道。安粗色立馬迴盼。疑
女必至。送行顧。乃無有。於是縱馬前行。旣轉山樊。更顧已不見。村
舍遂向山道。而趣兩山牆。立中爲孔道。安粗色馬上追思。貽累居

停竟蒙賞接。匆匆一別。不知再見何年。正凝思間。忽見山陂之上。有小石飛落。仰視則加他利娜騎一神駿之馬。自山上。下迎女一見。卽曰。汝自謂此別吾乃不與爾相見耶。安粗色。此時睇視女貌。似爲生平所未見者。女曰。爾心必疑。吾不汝送。故先出延佇於此。姿粗色曰。此送足見深情。吾初意決難再見。不期迂道見。跔。深情直篆。中心女立馬高原。手執羅巾。乃爲風所卷。安粗色縱馬追取。竟握得羅巾。仰視女面而笑。則納巾於懷中。且鞠躬致謝。曰。留此爲吾紀念。女曰。愚哉。蓋其詞似拒而心則深悅之也。已而復談數語。安粗色揚鞭而去。女尙凝陂上。遠瞭直至於不見而止。

第二章

安粗色道行五日。遂及牧場。蓋沿道非山卽屬森林。森林中行可

三日始見平原漸漸有人居矣更視則牛馬成羣導者曰此去牧場乃非遠矣顧雖如是尙未見其牆垣所在復行兩三咪則圈柵已見屋在溪之右岸溪源出自山中而牛馬之圈卽在溪上小屋則廝養居之遠望似整至則坍塌不堪寓目而昆他納所居屋亦上雨而旁風安粗色夜宿林間罷茶已極糞得廬舍而居可以蘇息倦體且欲一面昆他納與商正事旣至下馬入門門外有女僕司閭蓋村女也問昆他納則已外出省視牧場去此可四十英里必一二日始歸安粗色自陳爲主人所遺卽令侍者將行李入室室中尙堪下榻承塵以帆布糊之年久亦頗霉腐縷縷下垂窗亦破陋風入如剪地亦傾陷窪者可數寸家具亦艸草一案而三榻有舊檳一亦他器之所改製牆上亦懸圖畫數軸此卽爲客廳耳

舍尙有兩楹。陳設亦如客廳。女僕右指。請安粗色下榻其間。安粗色見此敝陋。似在三等狗窟之上。然旣秉主人之命。不能不居客愁萬種。中則以美人贈巾。自解居可二日。每日必出此羅巾細觀。因巾而思及美人心。殊釋然。更二日。昆他納歸。而安粗色已接見工人。工人固蠻野。然無他易於控駁。以野性雖蠻。固諒直也。長日行牧。恬不知勞。夏日受暘。冬日冒寒。初不覺楚。此等人蓋以天爲宇。以沙場爲臥榻。甘粗纏而不言。劬者也。安粗色至可四日。始見昆他納。昆他納來時。而安粗色適以馬出。旣歸方臥於廊下。思加他利娜。忽聞山道有馬蹄聲。則昆他納至矣。安粗色起坐觀來者。乃不見人來。少須由旁門入。停馬於院中。其人年可三十。然在馬上。乃不知軀幹之高下面。乃純黑。然尙魁岸。鬚髮亦夥。睛作黑色。

但以眼光辨之似非善類衣亦類於土人所製者以皮裹其二脰鞍橋則西製前卑而後高二鐙均精銅所製黃光照眼皮靴後有試馬之輪狀至英偉馬亦精健後此聞所乘乃蹠跑非常時力馳四十英里汗出如蒸當其立時尙淋淋雨下也馬似自云其憲安粗色立出而承迎知來者決爲昆他納卽以謙和之氣相迎鞠躬言曰僕來時適君公出前此但聞盛名恨未謀面此時心念加他利娜之言雖知其塞謬然尙須加以省察不敢遽定其非復操西班牙語謂之曰先生其卽昆他納乎昆他納撫鬚熟視曰爾爲何人安粗色曰亞老毒遣僕來此以書奉先生爲先生副昆他納不悅立形於色蓋安粗色未來之先本欲立其黨徒爲副今旣弗遂而副者又爲英人尤非所好顧雖如是仍藹然爲禮甚歡言曰先

生遠道惠臨。彼此相輔而行。爲至美之事。恨我匆匆外出。未敷主客之禮。昆他納言雖如是。而聲吻之間似與本意微舛。安粗色已聞而覺之。亦頗不悅然。亦不卽觸忤。自計江湖閱歷有年。必能以柔感之。於是同居六閱月。事事肘掣。然舍公事外。意見各歧。昆他納專而自用。不納忠言。屢兆忿爭。然一思加他利娜臨別贈言。則又平心靜氣與之相處。如是者可一年。昆他納自言。欲得假而少息。一日昆他納曰。吾將至薄勾塔一游。吾行爾善治之所患者。爾過於疲勞。然爾英人。恆自喜盡職。想人格正復如是。吾一切屬爾矣。明日昆他納騎馬。另以驃駒行李。匆匆上道而去。臨行謂安粗色曰。吾亦將至山他巴拉小住數日。且見加他利娜。吾自少已愛重其人。且其少時已秀媚入骨。今益窈窕。過於鬢時。且此女爲。

此間極富之家。未知爾亦有求婚之意乎。汝果宏量者。乞以此女讓。我勿爲中梗之人。語後以目視安粗色。安粗色心思若答。以莊語。必且尋仇。因不復言。而昆他納此言。似已中安粗色之心。坎自念。此人想亦愛憐加他利娜矣。雖然。彼敢干我。決無善狀。在勢宜留。此完璧以授我。蓋女之家資可值四兆之金錢。果亞老畫一死。則女決承其家。嗟夫。安粗色汝當留意。果爲吾友者。當無事。若爲吾仇。則吾百凡均皆不利於爾。沿道尋思。遂縱馬入林而去。而安粗色旣送昆他納。獨居頗無聊賴。第看書吸菸。早起晚眠而已。偶爾行客見枉。然亦無多。昆他納行可六禮拜卽歸。而安粗色方在馬圈中。觀馬生駒。遠遠見昆他納入門。下馬立至安粗色所立處。安粗色雖不樂其人。然同伴新歸。亦足慰己寂寞。引手爲禮。後彼

此寒暄且問遊觀之樂。昆他納亦報以善言。曰。日來甚適。叨君庇
蔭。唯自喧而寂。殊不自聊。卽呼侍者曰。勾邁爾趣取吾行李。引吾
馬去。安粗色且來同飲。吾將詢別後之事。安粗色聞言似疑已之。
偷惰者心滋怏怏。復念卽使恣其傲兀。吾必安之。矧同室不宜操
戈。至達主人之付託。昆他納旣歸其室。見薰穢不治。卽大怒。曰。此
豕圈耳。惟豕始能居之。於是安粗色亦入而同坐。昆他納則取名
酒。參以他釀。授安粗色。安粗色不得已。亦取而少飲。昆他納曰。爾
我當痛飲以賀。加他利娜長壽。吾後來卽爲其奴。於是同引滿
一杯。而安粗色無言。昆他納復傾一杯。此酒乃烈於前釀。昆他納
曰。吾居山他巴拉數日。歸時復居彼間。而老主人待我至厚。其
尤厚者。則加他利娜也。安粗色曰。加他利娜平日和藹。近情其視。

他。人。亦。爾。當。其。語。他。人。二。字。聲。尤。沈。摯。似。指。己。也。復。言。曰。亞。老。壽。
先。生。及。夫。人。無。恙。乎。昆。他。納。不。之。答。惟。安。祖。名。所。言。待。他。人。云。云。
似。有。意。與。己。爲。難。者。卽。思。以。言。抵。之。昆。他。納。曰。吾。行。後。牧。事。如。何。
吾。客。中。事。已。奉。白。矣。此。間。事。亦。宜。令。我。聞。安。祖。名。曰。此。間。安。詳。
初。無。他。事。水。艸。皆。足。畜。亦。肥。腯。唯。前。數。日。有。猛。虎。突。至。傷。吾。二。畜。
昆。他。納。曰。死。之。乎。安。粗。色。指。座。外。虎。皮。曰。此。是。也。昆。他。納。曰。工。人。
無。訟。闖。否。安。粗。色。曰。無。之。吾。不。願。繩。以。苛。法。昆。他。納。擗。笑。似。輕。安。
粗。色。且。已。有。醉。意。易。於。繩。人。之。短。卽。曰。吾。視。此。等。工。人。不。類。爾。之。
煦。煦。爲。仁。安。粗。色。曰。吾。非。模。棱。者。不。能。阿。彼。所。好。此。間。工。人。固。蠻。
野。然。能。控。馭。以。法。亦。足。任。使。昆。他。納。曰。汝。意。謂。吾。苛。邪。胡。再。不。言。
吾。平。日。行。事。固。自。有。法。無。論。男。女。之。工。皆。能。指。麾。如。意。汝。若。弗。信。

者。請視我所爲。安粗色曰。吾非敢抗辯。此特家常語耳。昆他納大怒。曰。汝云尋常我。則謂之謬語。吾今不能再忍矣。試思汝之來。吾未敢唐突。汝直以我爲愚騃。妄肆陵詆。安粗色亦不能忍。然尙不發諸聲色。此時侍者勾邁。以行李入。昆他納卽用勾邁以洩己怒。則大斥曰。鈍奴無用。將一行李。至於移時。於是起立。踉蹌入諸已室。安粗色旣以怒目視之。亦歸已室而去。已而勾邁出見飲酒之室。已空。以爲昆他納已在室中。自展衾褥。見酒而口饑。方傾酒於杯。且飲。而昆他納出見勾邁。盜酒。則潛步出其後。力批其頸。勾邁立仆。杯亦隨碎。昆他納復以足蹴之。呼曰。狗。起。安粗色見狀。頗不能忍。卽大聲曰。爾敢再行兇。殴者汝骨。將立碎。昆他納怒。不能聲。亦不能答。則顛頓自入寢室。勾邁量而復蘇。安粗色予之以酒。勾

邁起後以手指昆他納之門言曰爾駁我不一次矣汝姑待之語後盡其餘瀝而出安粗色亦閒行於廊下女僕來言晚餐已具安粗色不欲與之同飯乃屏不御而昆他納醉極亦不飯於是安粗色乃獨坐且食忽見座上有巨函則亞老薺所寓者安粗色知此書爲昆他納所攜而至者巨函中裹三小函第一函爲亞老薺所寄盛獎其能且訂相見之期第二函未閱則心動如躍則加他利娜手書也書詞至簡述山他巴拉時事並訂來歸相見書雖如恒安粗色讀之不已幾背誦不遺一字復讀第三函則來自英國者乃不知其所自及開函上書安粗色先生鑒今茲吾心至戚戚不欲相示然不得不言君之父兄皆逝矣其死也在火車遇險時在禮拜五日此爲君家之不幸通國之人均爲悲惋然父兄旣逝

則家產屬君。請君速歸承襲。勿緩。勿緩。亦知盤川不具。今寄上海
票。可向可倫比亞英國之銀行索五百鎊。則可以謀歸矣。下書一千九百零四年七月二十五號。自林肯因希魯忒中發。律師拖魯生。麥西烏德。何忒。同啓。安粗色大鶯曰。吾父兄均逝。吾思老人逝時。仍記吾罪以去。此吾終天之恨也。不期大哭。因又思此間不可以久居。明日當至山他巴巴拉。與加他利娜求婚矣。

笑可

第三章

明日治任將行。然心中乃如噩夢。旣悲且愕。不能不念其親。又思非己不肖。胡至父兄不以爲子弟。今旣同逝。不能不因媿而悲。匆忙中令備馬。卽入室別昆他納。昆他納亦抱媿不已。相見時亦躬自謝過。曰。昨日因醉。開罪幸勿介介於懷。且吾之歸來。本非所願。

因鬱鬱而不能自制其怒所以不檢於言復又取酒飲安粗色以修前好安粗色竟不能出口言別昆他納曰汝見家書矣吾告女僕太娜以書授君安粗色曰得之矣惟中有一書宜奉白於左右昆他納吸菸答曰務以示我我當靜聽安粗色曰君所攜之書中有亞老薺所寓者此外尙有英國一書則律師所寓言吾父兄不幸死於火車之中此前三月事也語次黯然淚泚昆他納卽吹其口中之菸氣言曰吾亦代爾悲之父兄旣死爾事如何安粗色曰吾見逐於親特一窮人今襲遺產歲入可八千鎊昆他納大驚且妒卽曰然則足下爻佳運矣可爾今萬不能更留於此必遄歸莫國雙產安粗色拭淚答曰然今日之來爲告別耳更二旬鐘者余已前途惟匆促之中尙須經營他事防趁舟不及昆他納聞言思

所謂經營他事者必意在求婚不禁大怒大似山風捲水其疾如電顧乃力遏其怒言曰爾歸途出薄句塔至山他巴拉乎安粗色曰不能不至一別恩主人且亞老毒拯我貧薄之中安可不面而去昆他納切齒然不能阻其勿行知此一行已決無利方昆他納歸自山他巴拉時已聞女公子與彼朝夕遨遊之事今復發迹則婚事當益諧且思安粗色年少而貌美且富旣與女求婚其事可決旣而又思此萬無可救者不如與之同行以覘動靜已復悟其不可然旣不能同行則思力梗其議昆他納本圖得妻後並襲其產乃不料出一安粗色奪諸其吻旣而謀定決復此仇則沈思復仇之法而兇狠之色已形諸面其意甚堅雖倒行逆施無惜少須問安粗色曰君此行吾安敢阻唯爾我同居爾行吾益無聊

賴矣。安粗色曰：「否，否！君昨夕不言吾在此，不足助君乎？且君有朋友寺巴司生不在此乎？得之爲助足，稱君心。」吾非亞老，舊命我者，君已敍補此人。昆他納以爲寺巴司生事甚祕，彼乃知之，則吾之祕事，彼亦當知。偷賣牲畜之事，當有所聞，一告亞老，舊吾不幾下獄乎？心動而懼，且恨然，仍不形諸色。但曰：「此事爾亦知之耶？」幸勿見疑。吾初無此念，生平遷率亞老，舊命令胡敢僭越，卽寺巴司生人原忠懲，但才具良不如君爾，不言在此。二旬鐘行乎，胡不預告太娜爲爾具飯，且道中無逆旅，必至山塔馬雷亞方有食宿之地。安粗色見昆他納詞意甚善，且近人情，則深悔昨日之怒爲孟浪，然乃不知其包藏禍心，如密雲之將雨，且懷殺人之惡念，果安粗色早知其人，則亦預爲之備。顧乃不知，於是臨別殷勤，彼此似皆

快。快。安粗色。此時已爲昆他納所愚食後安粗色以馬向森林行時思及昆他納似非蛆酷小人之比脫令聞昆他納背後之言者亦不作如是想矣昆他納送行時微語曰汝謂我敗耶須少待之今爾尙未得加他利娜吾焉能默爾而息也安粗色行後昆他納靜坐可半旬鐘思陷入之法而安粗色此時正騎馬入諸森林因思在此行牧事同流配今幸脫此樊籠歸時必見加他利娜則彼此互愛當成連理之枝且行且思別已逾年想邇來美更無度歸心旣急而行道彌復遲已而旣過山道遠遠已見灰色之繚垣絳色之瓦溝流水抱門而過景物幽妍令人神王因復思及牧場旣僻且穢持是相較已同霄壤遂力鞭其馬未十分鐘已及大門下馬接鈴而司閹地亞支出迎旣見安粗色初不相識及安粗色

發言始悟。卽自咎曰：奴子乃憒憒。須知吾老主人及主婦方恩先生不已。安粗色曰：吾亦思念主人。此時園人適至。引去其馬而地亞支則將行李入室。安粗色來時。而女適在噴泉之次。看花。安粗色卽入園中覓取。加他利娜園中景物如故。而女方注目仰泉。而安粗色至時。乃不之覺。安粗色見女立於水次。妍麗越勝。於前。前此心悅其美。至此美逾百倍。蓋髫齡已過長成。近二十矣。安粗色大喜。力趨其前。足音至時。女始回頭。初不之信。已乃知之。則伸其二手來迎。言曰：見爾歸來。心中至樂。吾初以爲永永。不見爾面矣。語時安粗色力引其手。弗釋。目注其面。而女心陡然而覺。則羞極不敢正視。欲縮歸其手。竟不能得。安粗色乃直呼其名曰：加他利娜汝。乃美過於前。此爲第一次呼名矣。復曰：吾之掬懷而示亦不。

患爾。怒瞋吾之思爾。非復一日。自得書後。食息皆瘞。今日相見。深慰吾心。女以目觀金魚游泳。水中卽徐答曰。然則吾甚悔。寓書與爾。轉累爾。不自安也。且恐興訛造謗者。謂余不應以處子寓書與人。安粗色曰。彼輩敢作讐言。殊不足較。烏知高明人之用意之深。汝之手書。吾寶之如重金。雖萬鎰不之易。女曰。吾見爾往居山鄙。都雷今日出話。乃同愚騃。想爾新歸。疲茶已極。今日吾父入城。適不在家。吾母聞爾來歸。必且大喜。吾今引爾入面老母。語後亭亭而起。安粗色卽隨女後而行。旣至老母所居。母方凭窗而治針黹。安粗色見老人雙鬚微蒼。見客起迎。然其神氣較加他利娜又似遜也。談久之。夫人卽呼地亞支。引安粗色至前。此所居室旣易旅行之衣。盥漱旣竟。又出。往覓加他利娜。蓋遠客一易新衣。又方在。

妙。年。風。神。益。形。奕。奕。亞。老。薺。亦。適。歸。自。城。中。相。見。大。悅。如。其。母。女。
卽。曰。爾。來。時。牧。事。如。何。老。人。問。時。乃。不。問。昆。他。納。安。粗。色。聞。之。微。
駭。謂。首。事。者。爲。昆。他。納。我。爲。其。副。胡。爲。以。重。事。屬。諸。我。躬。後。此。方。
知。亞。老。薺。之。意。蓋。昆。他。納。來。時。公。然。求。婚。於。加。他。利。娜。加。他。利。娜。
既。不。之。允。而。老。人。夫。人。亦。憤。鬱。無。歡。主。客。不。歡。老。人。且。痛。斥。之。曰。
爾。再。敢。冒。昧。求。婚。者。吾。將。斥。爾。於。牧。場。之。外。昆。他。納。既。失。望。遂。歸。
山。鄙。都。雷。入。門。悻。悻。者。安。粗。色。方。知。其。爲。此。也。是。夕。安。粗。色。向。亞。
老。薺。陳。述。家。事。言。父。兄。均。遭。橫。死。將。歸。承。襲。故。業。因。述。赤。身。來。時。
荷。主。人。夫。婦。恩。眷。感。深。次。骨。今。以。家。難。之。故。拜。辭。出。於。不。得。不。爾。
亞。老。薺。大。驚。曰。爾。爲。我。付。託。之。人。今。日。猝。行。吾。殊。悵。悵。雖。然。爾。固。
歸。矣。當。以。何。時。首。塗。安。粗。色。曰。小。子。將。趁。此。度。郵。船。歸。國。聞。此。郵。

船將以下月十三日至加他基納。小子卽由是升舟。亞老壽曰。爾此去入文明一大都會。將拋我輩於度外。吾又老耄。未審何時再能把晤。安粗色曰。永永不能忘我。主人卽不時見心。終銘戢亦望主人至吾英國以答艱危。援手之情。亞老壽愴然搖首曰。此生恐無分能見英倫。吾生有迷信之癖。語至此立止。而顏色立變。安粗色不知所謂。卽曰。能否聞。主人所迷信者何事。竟欲以吉語化其凶徵。老人曰。吾本不欲述。且此事吾至留意。唯平日不肯告人。若爾之誠篤。似乎不妨告汝。安粗色曰。小子決不之洩。且主人待我厚。儘可見示其秘事。老人曰。吾之迷信。自幼已然。唯迷信之人。吉凶。五。見。吾。恐。性。命。不。能。度。此。殘。年。語。後。以。巾。自。拭。其。額。汗。安粗色大驚。自念此老能商。蓄有巨產。蓋異才也。胡以有迷信之癖。牢不。

可破亦不能以言慰解之。知欲解釋亦徒詞費。卽曰老人亦自信今年遇險乎。小子以爲決不可信。老人曰烏能不信且不止危險死狀。當在外間安粗色呼曰天乎老人萬勿如此此或腦病切勿當心須念夫人及其愛女亞老。舊立起徘徊於室中。言曰吾所念者卽此二人。其尤念者則吾愛女吾尤知一死之後吾妻亦相隨而行果如是者吾女焉託吾在英國有一老友曾數至此間。吾意以愛女託彼安粗色曰莫國之友何名。老人曰名拖魯生且爲律師。安粗色大駭。幾欲騰身而躍。言曰老人所云之人非在英國林肯。因希魯忒與麥西烏德何忒同立一事務所耶。老人曰然汝何由知之。安粗色曰自幼時已相識。卽爲先君之律師。且其人忠篤。可恃。小子之所以歸國卽由律師見示之書。書尙在此。卽自囊中。

出示。亞老。毒。亞老。毒。讀。既。卽。曰。此。天。相。吾。賢。吾。聞。之。至。慰。汝。旣。與。
施。魯。生。擊。交。則。吾。家。又。多。一。助。矣。安。粗。色。曰。吾。意。不。用。恃。彼。以。老。
人。全。福。必。無。他。虞。亞。老。毒。曰。驗。與。不。驗。後。立。知。之。是。夕。飯。後。女。及。
安。粗。色。復。坐。月。中。閒。話。如。前。狀。林。陰。在。地。水。聲。盈。耳。也。安。粗。色。曰。
吾。初。不。料。乃。有。今。日。足。見。吾。之。佳。運。女。曰。爾。將。去。我。而。歸。莫。矣。語。
時。至。快。快。不。可。聊。賴。安。粗。色。曰。胡。能。不。行。歸。見。律。師。理。我。遺。產。女。
曰。汝。不。更。來。乎。安。粗。色。曰。吾。之。能。來。與。否。全。恃。句。女。曰。所。恃。者。何。
安。粗。色。曰。悉。在。於。爾。身。女。曰。此。事。何。涉。於。我。且。我。何。足。爲。君。之。恃。
安。粗。色。曰。此。事。爾。當。知。之。吾。之。愛。爾。至。切。苟。非。爾。者。則。世。界。初。無。
趣。味。之。足。言。汝。今。肯。爲。吾。妻。與。否。當。真。率。一。言。女。聞。言。頗。有。虞。心。
然。此。時。心。實。爲。之。許。卽。曰。吾。初。見。爾。已。蓄。此。心。於。是。立。談。之。間。婚。

約。遂定婚約。既定安粗色卽面謁亞老薺。述定婚事。亞老薺亦大喜。過望言曰。吾早料及此。安粗色曰。丈亦許我乎。老人曰。許之願上帝保佑爾之夫婦。然尙有一事。言之恐爾無歡。爾必許我勿急結婚。必待二十方能成禮。安粗色曰。然則須二年矣。心滋不慊老人曰。二年亦匆匆耳。汝能允我請求否。安粗色曰。丈果如是者。吾烏敢弗承。遂述示加他利娜。卽加他利娜亦以爲然。於是各各歸寢。三日中。夫婦娛樂特甚。彼此不曾晷刻分析也。亞老薺見二人樂甚。卽曰。吾今日尙欲至下議院發言。爲工人之事。苟非此者。人間樂趣亦無如我者。此時議院中提案。言工人之事。爲亞老薺所反對。故須一行。開議之日。安粗色夫婦以馬隨亞老薺入城旁聽。會場旣開。而反對亞老薺者甚烈。女大怒。然方投票。而亞老薺敗。

女在座。幾欲伸拳。毆此議員。顧已表決。二人不得已隨老人出見。門中報館訪事。塞滿。幾不能出。亞老薺出覓其女與婿。顧雖失敗。然尙夷然不以爲意。而反對之黨。仍怒目相視。口中喋喋作謗語。似獅子迴顧。猶狗作欲噬狀。當欲出未出間。人羣中。館發有人大呼。而仰顛。則亞老薺安粗色奔救時。而亞老薺逝矣。

第四章

亞老薺死時。女大號。直撲其死父之屍。慘不可言。安粗色旁視。其聘妻。至於悲不能言。此時加他利娜狂叫如風。抱其父首於懷中。再三。叫呼而亞老薺之尸。瞪目不能答。見者皆爲悲涕。女心初不信。其父之死而安粗色則知之。即令人將尸入議院之淨室中。榻上立時以人延醫。醫草草一視。即斷曰。死矣。女聞言。即跪其父尸。

足。之。次。目。注。其。父。顏。色。已。灰。敗。卽。哀。號。一。聲。立。暈。於。地。醫。及。安。粗。
色。扶。將。而。起。醫。曰。此。女。可。憐。想。心。顛。膽。寒。故。成。此。狀。宜。善。視。之。以。
我。之。意。宜。昇。之。寧。家。安。粗。色。如。言。復。曰。老。人。之。戶。奈。何。醫。生。曰。君。
自。行。吾。代。爲。効。勞。今。夕。必。以。尸。至。君。家。唯。亞。老。壽。夫。人。宜。令。之。知。
已。而。馬。車。至。女。亦。微。蘇。然。尙。不。省。人。則。昇。置。車。中。同。車。而。歸。蓋。來。
時。樂。甚。歸。則。成。悲。俄。頃。之。間。判。霄。壤。矣。女。坐。車。中。不。言。不。動。二。目。
直。視。如。無。所。見。安。粗。色。不。敢。驚。擾。防。一。語。復。觸。其。悲。且。更。暈。矣。安。
粗。色。車。中。之。憂。煩。似。車。益。遲。而。路。亦。益。遠。自。計。到。家。時。何。以。稟。白。
老。母。以。垂。暮。之。婦。人。聞。此。凶。耗。決。不。能。堪。且。平。日。老。母。愛。壻。如。兒。
脫。更。驚。悸。而。亡。者。又。將。何。恃。顧。不。告。而。又。不。能。迨。至。家。時。先。送。加。
他。利。娜。臥。溫。榻。之。上。然。後。始。白。夫。人。以。凶。耗。夫。人。聞。信。哀。痛。之。狀。

安粗色至於戰慄。不敢屬目。語畢後。夫人顫聲問曰。加他利娜安在者。安粗色曰。在彼室中。夫人曰。我將往省彼。痛哉。吾女也。吾心已碎。彼更如何。夫人在深悲極慟中。尙念念其女。足知母女慈愛之深矣。夫人旣行。安粗色尙徘徊於室中。是夕。母女均不食。安粗色獨飯於外。是時。女悲極如風。夫人坐守其旁。其慘狀殆不可言。喻然以念女之故。尙以善言慰之。女若無聞。以女心悲父如中巨梃。腦痛已不可堪。況能言耶。是夕。醫生送亞老葬尸歸。遂延牧師及教會女冠爲亞老葬誦經超薦。殯殮既竟。有女牧師入視其母女。以喪服出戶榻之次行禮。安粗色本爲未婚之壻。宜同入。然自念女家慘變。母女或有私言。身尙未成嘉禮。終屬外人。遂逡巡不敢入。夜中。女出覓安粗色。安粗色見女二目盡腫。較諸晨出之時。

其面目似增十二年之老。週身黑色。襯以悲涼之色。觀者咸爲之戚。安粗色曰。加他利娜吾今宜作何言。足以慰汝。果能慰汝者。吾百死皆甘。汝亦解吾意乎。女曰。知之。然答時乃同夢。嘵其音之變。安粗色幾不能辨。卽抱而親之。而女亦無歡容。其面乃冷如凍石。安粗色卽速其寢。女尙不行。安粗色力勸始允。少睡旣又言曰。吾悲極。安能帖席。忽爾把安粗色之手。言曰。殺吾父之仇如何。亦受縛否。安粗色曰。恐未就獲。此賊在亂衆中。一擊卽逝。不可迹詰。女曰。此賊終不可得乎。吾父奈何。彼乃敢殺天下之善人。卽上帝亦當助予討逆。吾今非報此仇不可。君謂吾力不勝乎。須知天下爲人親之仁實無如吾父。此仇不報。何以生爲。女語時切齒嚼齦。血沸如瀋。安粗色則靜聽其怒。謂鬱氣發揚。可以不生心疾。乃女盛。

怒。以後復木然如癡。安粗色徐徐扶將送至寢室之外。祝曰。願爾一夕平安。安粗色心知此禍非細。慰之無由。卽自徘徊於廊下。花陰中用自排遣。時已夜半。明月在天。萬籟都寂。水聲淙淙。迴望房櫺。闔無燈火。淒涼之狀觸目動心。安粗色思及前夕求婚。正在此月明之中笑聲吃吃。而老人尙出而問訊。若今夕者風景全非矣。正凝吟間。聞花徑中有履聲。則一高碩之人自樹陰中出。旣至始知爲亞老。毒夫人莫西子。方亞老。毒尸歸時。夫人顏色慘異。今乃沈寂若無事。夫人曰。老身至此。致我謝忱。爾待吾女極佳。老身亦適來自吾女寢室。安粗色曰。吾極力慰解。乃無功之足言。抱媿至矣。夫人曰。得汝亭立吾前。吾心頗慰。苟非汝者。吾家更無足言。夫人卽把安粗色之手。安粗色自月中視夫人。顏色乃如死灰。夫

人曰。吾死後。汝當保護吾兒。語後。音吐至悲。且曰。吾女舍爾無恃也。安粗色曰。吾之愛彼。逾於性命。今請老人萬勿言此。上帝保護老人後福。正復難量。夫人搖首曰。休矣。復近安粗色之前。言曰。安郎萬勿笑我。吾此時見鬼矣。鬼言此一禮拜中引吾同行。適自燈火中見吾夫浴血而立如爾。我之同立狀其言且了了也。苟非有愛女爲累者。當畢命於今夕。蓋所恃者吾夫夫死何恃。今惟望吾女有恃。則吾心亦慰。想吾女得爾爲壻。實足以慰吾夫婦之心。安粗色大驚。疑夫人悲痛逾恒。故發此不經之語。卽答曰。吾丈一死。實無物足償。卽吾身亦恐不任。請夫人勿信鬼神事。當念愛女孝心。蓋夫婦之愛。寧如念母痛父之深。夫人苟無恙。則女心之慰更當。何如。夫人復搖首曰。老身亦欲以贍力自支。顧有挽我而行不

行不可語後言曰吾倦欲眠安郎亦宜休息於是二人引手夫人自歸安粗色仍獨立嚮月而悲因思亞老毒曾言警兆乃果立殞其身令夫人復然詎可信耶乃決然以爲無驗復凝坐一句鐘吸菸細揣其故顧乃無術自解卽擲菸歸寢而議院中境狀歷歷在目一死一悲父亡而女暈也又似見莫西子夫人極力陳乞保護其女乃慄極而悲似睡非睡間復見昆他納含笑卓立其前且背加他利娜入森林而去己身立起而追顧亂草礙步不能前正在萬難之中瞿然而醒然汗週其身矣天已遲明遂起而盥漱覺此夕之難捱異於往夕明日禮葬亞老毒送者雲集窀穸旣安安粗色心神略定夫人尙悲涕不止而女復仇之心甚熾有牧師力勸其勿亟言罪人必爲上帝所殛女曰吾安能不念此仇吾父橫

死吾母女之心皆碎安能舍仇勿念牧師曰吾女勿太亟亟吾教中人以勿念仇爲上女曰若不報父仇吾亦不能信教女旣息息關懷未幾而禍事胎矣葬父後母病忽劇外雖鎮定內實烹煎無人理長日旣不治家但目常凝視似想陰中之事女亦力勸毫不爲動夫婦二人目矚其母之日就委頓似靈魂已離其軀殼遂延醫進藥不効而醫生力辭紛紜中可一禮拜而夫人逝其逝也乃如酣眠女心益悲今茲所恃者但有未婚之婿安粗色此時益難爲懷百計思寬其悲而皆不得要領安粗色復防其風則思不必拘禮立時成婚旣而又思亞老菴生時則許其二年以後成禮而又不敢食言然男女同居於禮胡便心念一月之間連出二凶事此宅乃大不祥宜亟去忽思及亞老菴生時言律師拖魯生爲其

舊交。今不如勸加他利娜同歸英國。或可少殺其悲。於是作書與
拖魯生。以此事告之。書去後。心爲釋。然始告加他利娜。而加他利
娜初不謂然。觀其顏色。乃迥異於往日。夫人旣葬。女遂當家。二人
自墓所歸時。女匆匆登樓。安粗色獨坐園中。籌畫善後之事。而外
間有敲門聲。侍者地亞支啓關。則門外來一騎士。下馬入門。安粗
色視之。則昆他納也。心滋不懌。念此人至此。何爲安粗色本深疾
其人。此時疑乃益甚。本意夫人葬後立行。乃事集如蝟。蓋遭二喪。
以後。加他利娜亦病。此數日中。坐臥不寧。而醫生亦不許之晤面。
防愛情篤。則易動其神經。疾且不愈。此時昆他納至。亦不之告。然
女心似已知之。一日。忽大呼曰。昆他納欲殺我。宜驅而出之門外。
醫生勸之看護。婦慰之均不止。但曰。昆他納在此。欲竄竊。吾行不

逐。不。止。安。粗。色。心。中。至。不。悅。昆。他。納。形。諸。詞。色。而。昆。他。納。不。爲。動。
其。來。也。亦。知。其。定。婚。則。思。以。計。止。之。擁。此。麗。人。而。去。且。思。既。得。麗。
人。復。得。巨。產。且。報。安。粗。色。之。优。逾。二。禮。拜。而。女。病。愈。消。瘦。乃。不。類。
人。既。知。昆。他。納。在。此。卽。曰。彼。留。此。何。爲。安。粗。色。曰。有。我。在。汝。可。毋。
畏。女。曰。否。否。此。人。必。害。我。趣。去。其。人。安。粗。色。以。語。慰。之。則。凝。思。以。
計。善。遭。之。不。宜。出。以。孟。浪。果。斥。逐。昆。他。納。則。老。羞。成。怒。行。且。決。裂。
至。於。昆。他。納。亦。知。居。此。無。聊。然。有。術。自。解。則。以。甘。言。媚。女。其。在。安。
粗。色。之。前。則。自。卑。如。奴。廝。冀。女。見。之。知。其。薄。已。而。媚。其。壻。然。女。歷。
歷。知。之。益。惡。其。奸。後。此。安。粗。色。亦。疑。昆。他。納。何。以。不。行。亦。知。其。包。
藏。禍。心。然。無。因。不。能。猝。發。一。日。安。粗。色。心。中。大。怒。則。斥。言。趣。其。卽。
行。而。昆。他。納。則。一。一。自。解。安。粗。色。竟。不。能。再。言。矣。女。聞。昆。他。納。來。

家。初甚惱怒。後此乃不復較。而安粗色見女輕貌。昆他納之心。日漸平復。不似從前之酷烈。似昆他納有魔術。足以籠絡。加他利娜者。而加他利娜之視己。似亦漸漸澹泊。安粗色見狀。知不能怪其聘妻。定爲昆他納。從中播弄。然又不能徑直示之。加他利娜。但蓄之於心。恨昆他納次骨。且如火之方熾。須斯卽兆焚。如昆他納。固已得計。第不能常據。以爲已有耳。一日。安粗色入城歸時。已晚。授馬於圉人。自歸己室。心中思挾加他利娜遁歸英國。然又思昆他納似以魔力迷憫。加他利娜吾能勿促挈之行耶。且思且徘徊於室中。不期步入夫人莫西子之空室中。及門。時聞室中有人語言。則昆他納也。以前所言。則不之知。下此。則但聞其餘語。曰汝決不能逃。逃亦不出吾之術中。且爾之身體靈魂。均操我掌握。明日夜。

中與我同逃。果洩漏吾機者。吾卽以彼人償爾之命。安粗色卽不
之入。獨行至於花園。坐於池次。思所以支撐之法。法當先誘加他
利娜。引至海濱。逃入英船。則脫禍矣。然又思從此奔至海濱爲事。
亦奇險。勢在不能不行。遂決計立行。半一迴顧。見昆他納已至。神
色之間似頗得意。闌然而過。初不通問。竟出園門。安粗色思此小
人不知。又圖何策。遂自園中入覓。加他利娜旣至夫人室中。女尙
獨臥於溫榻。萬種之憂。盡呈於面。安粗色曰。加他利娜。吾見爾頗
有不適之容。可以見告。吾能少解爾憂。爾憂卽爲吾憂。吾又何堪。
語時。以手拊其肩。而女則驚縮其身。二目如家鬼。爲毒蛇所螫。毒
中於心。故呈之眼光之上。迷離令人生怖。卽徐曰。汝實無術。慰我
且勿管。我聽諸天命。否則爾我同墜陷阱之中。安粗色曰。吾妻不

必如是。吾力能護汝。不至同蹈於險。今當放膽。勿恐。但聽我所爲。可勿問我。女曰。吾之勇力全。隳彼以魔力。攝我。我見之。立暈毫。不自持。又焉能放膽。安粗色。大詈昆他。納後。卽抗言曰。汝勿幻想此賊。初無魔力。足以抗我。我敢立誓。汝但愛我。我力能衛汝出險。汝今尚愛我乎。女曰。吾安能不愛。且無減於平時。然彼不允我爲爾之妻。我又如何。安粗色曰。試觀成敗。吾今亦不自矜其能。然我力能使彼知我爲何如人。女卽駭然。曰。切勿冒險。汝知彼不如我。之詳。彼人面而獸心。明則人也。實則厲鬼。吾人安有定力。與之相抗。安粗色曰。不抗奚可。且若父以爾授我。萬不能以已聘之妻。公然授人。卽彼太有魔力。吾亦奚攝。女仍搖首不信。安粗色知女中攝已。深崇信昆他。納深入腠理。卽肆辯口。亦無所用。因思此事能濟。

與。否。則。不。敢。知。然。必。挈。女。私。逃。至。薄。旬。塔。再。定。歸。計。計。定。忽。思。及。
地。亞。支。忠。誠。且。閱。歷。多。足。與。計。事。尤。知。地。亞。支。忠。於。所。事。愛。加。他。
利。娜。如。嬌。女。恨。昆。他。納。如。仇。讐。一。商。必。能。助。我。且。舍。地。亞。支。外。無。
第。二。人。即。出。覓。地。亞。支。

第五章

此時地亞支方靜坐水邊吸菸而思主家之事其狀甚悲其年已
六十五矣奴於亞老毒家可三十餘年平日不喜英人然一見安
粗色即爾相得安粗色亦賞地亞支之忠故來問策地亞支見安
粗色至即起爲禮然見安粗色勿遽戾止不無疑訝然尙不言安
粗色曰地亞支吾來覓汝固有秘事奉商老奴曰郎主何言安粗
色即與同坐以菸卷授之言曰地亞支爾平日奉事主翁主婦極

忠憲無倫。必不忍。女公子悲而無告。想爾心中亦必戚戚。老奴曰。
奴敢對天自矢。願輕擲此衰朽之身爲主人死。唯年鬢過老。卽糜
碎吾身。亦不足以止。女公子之悲。蓋悲深。胡能遽樂。雖然。郎主試
言。或可爲女公子少効棉薄。安粗色立而四顧。防昆他納竊聽。見
無人至。乃就坐。安粗色尋覓發語之由。躊躇後低語曰。吾度爾必
不以昆他納爲然。老奴曰。恨極矣。且平日恨人亦不如是之甚。彼
方作計。挾吾女公子同逃。不落郎主之手。安粗色曰。知之故今夕
與主管熟商。同拯女公子之命。昆他納方用魔力迷惘少主人。遂
一一述所見之事。且述昆他納威劫加他利娜之言。且述而老奴
且俯首而聽。卽問安粗色曰。郎主之意如何。少須卽敗大事。此賊
欲劫少主人。卽欲謀郎主其嗜殺害人。有同飲食之適口果。老主

人在者久已驅之戶外。如前日之事。今郎君將以何法禦賊。安粗色曰。計已定矣。故來奉商。遂告以歸英之事。且老主人未逝之前。亦曾及此。吾意以速行爲上。唯不知所措。果爲賊所偵。則毒計旋生。吾不得行矣。老奴曰。安可。令此獠知之。行卽速行。安粗色曰。發言固易。求實殊難。今但問將以何法自脫於樊籠。彼每日之守我。如狸狌之僨鼠。動息不離。今且知我已陷樊中。故用心尤狡。果見我二人同行。必以鎗從事。我二人安能自罹於險。然非行不可。且白晝必不能行。行期必在夜中。老奴曰。逃時必先至漢打至海邊耶。或自薄利窪至馬格達利納耶。安粗色曰。必趣薄利窪至加他基納爲得。旣至加他基納。得英船卽歸倫敦。今茲息息不寧。必至舟中心。或釋然。老奴曰。此計良善。今奴子之能助方者。唯相少主。

人及郎主同行。且此去道塗險巇。且遠亦不易達。然尙須數人爲助。此數人者。吾力能致。且須善驥數匹。載行裝而前。今茲有二人。一曰多米尼克。一曰奴迷支。二人兄弟也。爲支母尼支之子。父子三人。荷吾老主人恩澤至渥。今飭護主人之女及婿。彼必樂爲盡死。其尤佳者。此二人亦深惡昆他納安粗色。曰善。覓驥卽屬二人。不寧可耶。且爾以何時覓此二人。老奴曰。夜中卽行。一一告之。以此安粗色曰。汝告二人行後。必有重酬。汝尙不知吾今已暴富耶。且備救吾妻於兇人之手。地亞支曰。郎主英武無愧。增吾主人之家。卽女公子者。奴自小時保抱立見其長。且教之騎。初不料乃有今日之變局。十月三日。椿萱雙萎。且謀去己家。如脫賊窟。殊令人不得其解。語次。淚泚。安粗色轉以語慰之。曰。汝勿戚戚。當洗眼以

觀女公子之幸福。地亞支曰。吾能永視女公子享歡樂耶。明日之行。卽爲吾與少主人永訣之期。後此不復見矣。今計旣定。請先歸。勿令此賊見之。轉生疑忌。且此賊宜早被冥誅。不應生年至此語後。老奴右轉而歸。安粗色則左行。安粗色旣與老奴定計。知已有助。是晚意頗自得。不動聲色。勿令昆他納得知。亦不潛告加他利娜。防驚魂未定。一爲昆他納震聳。卽一一吐實。故不之告。及歸時問侍者。則女已前睡。時尙未飯。飯時但有昆他納與己心。雖不怡然。亦強制其容。昆他納則浩飲無已。而蠻野之氣。乃溢於詞色。安粗色怒不可遏。恨不立死其人。時地亞支旁侍。以眼語止。安粗色勿動。於是安粗色強飯而退。安粗色出後。昆他納尙狂飲。安粗色之出。蓋隱商諸地亞支間。曾見奴迷支兄弟否。已而地亞支出狀。

頗激壯言曰吾見此賊入寢室矣今吾二人亦不能長談今但願此狗長眠不再起也彼已反客爲主不久卽知其所以自處矣老奴已見奴迷支兄弟允郎主同赴海濱此二人忠懇可恃安粗色曰有健驃乎地亞支曰二人已許我得十驃彼自貿不云代郎主也明夜在小樹林中迎候安粗色曰善卽與地亞支握手曰此後福命均主管所賜必有報恩之一日地亞支曰但能使吾少主人得幸福者吾願已遂不望報也想此事不及告少主人乎安粗色曰睡矣然吾亦不與之言行時引之立出然能使昆他納必永夜鼾睡乎果不睡而伺我者奈何地亞支曰此事屬我無關郎主明夕吾令女僕馬雷亞預飭行事天晚卽至林間且道中糧餽吾亦一戒備安粗色曰汝精明極矣老主人在天之靈亦當感汝安

粗色忽曰。此何聲也。似有人扶醉行道者。地亞支曰。吾當歛避。不令此賊知之。賊方被酒。且怒不宜與爭。爾苟發聲。卽將以刃奉酬。如我代主人割雞。之易少語。以後卽宜與別。不宜絮絮。安粗色曰。吾雖暴烈。今夕決不與爭。百凡容忍。地亞支曰。如此則仰謝上帝矣。老奴卽行。昆他納至安粗色見其沈醉。卽備所以與言者。應作何語。昆他納作醉語曰。汝不云爲我良友耶。安粗色曰。吾安敢攀援爲君之良伴。昆他納曰。汝百凡不解。何能及我。且言且顛。跌幾欲墜入水中。安粗色忽爾大笑。昆他納則大怒。卽自橐中出手鎗。礮然一聲。彈立出。苟非醉者。安粗色當立死。彈從耳際而過。幸不見狀。疑其死也。卽曰。天乎。吾本無意。毆死其人。吾果不笑者。彼或

不。發。鎗。且。吾。初。意。無。決。裂。之。思。今。悔。恨。晚。矣。即。使。不。死。則。恨。我。益。
深。語。後。卽。蹲。諸。其。旁。視。其。果。死。與。否。蓋。沈。醉。中。而。要。害。受。拳。勢。不。
能。不。暈。此。時。地。亞。支。亦。至。呼。曰。何。事。安。粗。色。曰。彼。以。鎗。擊。我。不。中。
吾。報。之。以。拳。立。暈。於。此。地。亞。支。曰。死。乎。安。粗。色。曰。未。也。果。死。者。萬。
事。俱。休。惟。一。息。等。存。則。後。此。之。作。孽。正。未。可。料。吾。今。取。其。手。鎗。俾。
後。此。無。所。仗。以。禍。我。地。亞。支。曰。今。茲。如。何。萬。不。能。寘。之。地。上。安。粗。
色。曰。爾。我。昇。彼。至。榻。上。少。眠。酒。醒。時。或。無。事。吾。亦。後。悔。不。肯。着。力。
畢。其。殘。生。使。世。界。上。少。一。嶮。暴。之。徒。於。是。二。人。昇。至。其。所。寓。之。屋。
細。審。見。左。太。陽。穴。紫。脹。墳。起。卽。受。創。處。地。亞。支。去。其。靴。鞬。遂。歸。己。
屋。明。早。侵。晨。女。尚。未。起。而。昆。他。納。亦。沾。滯。枕。席。之。間。午。餐。時。女。令。
傳。餐。於。樓。上。昆。他。納。此。時。亦。甦。乃。戢。足。弗。出。地。亞。支。曰。想。昨。夕。受。

創絕重。面創已成深紫。今不如聽其閉房。永永不出。乃爲佳事。乃不期中午後。昆他納已出一見。安粗色尋常酬酢。初若無事。旣不言。昨夕事。然安粗色細揣其神情。似含兇險之狀。蓄而未發。惟手檜旣失。亦不更覓。見昆他納飲酒二杯。吸菸於口。出視馬圈。然此時人人咸知昨夕之事。中有圉人。視其面創。而笑。昆他納大怒。將肆。兎。毆。圉。人大。集。而。詈。謂。老。主。人。在。日。尙。不。詈。我。爾。爲。何。人。而。縱。恣。如。是。敢。無。禮。者。汝。體。無。完。膚。矣。昆他納旣爲圉人所窘。歸時。愈怒。方昆他納出時。安粗色往視。加他利娜。然仍有怖慄之色。蓋防昆他納之兎悍。深入腦際。有動輒驚。似爲其魔力所斂者。安粗色極力勸慰。謂有變故。當以死力救汝。何畏之深。女謂己之靈魂爲彼所攝而去。後此永無坐享幸福之時。安粗色聞而愴然。觀此如

花似玉之人。乃恆慄一同狂易。又將何術以啓之。然知能拔而出之。則神經自定。前此固愛加他利娜。今茲陷入患難之中。玉容無主。而憐惜乃倍於前。其初以放蕩不見愛於嚴親。至遭放逐。不期今日閱歷深沈之後。乃遇此不適意事。使己生萬種牢愁也。由此觀之。人生一累於愛情。則浪子亦將變爲溫柔之士。安粗色旣出。遇地亞支。地亞支言行李已備。將陸續載往樹林。與奴迷支兄弟合矣。此時加他利娜一不之知。安粗色定策必行。時始告豫。告則患其洩。爲昆他納所知。馬雷亞數夜悉在加他利娜樓上。侍其哀愴之身。安粗色命其臨行時起之上道。先至花園步行可一咪之遠。卽至林間商定後。飯時安粗色神色不動。而昆他納則仍愀然無歡。衆謂其日中遭圍人之辱。故成此狀。然是夕進飯無多。但肆

詈侍者不休。安粗色默而不言。然怒形於色。特不宣耳。飯後。安粗色出。昆他納尙浩飲不休。安粗色歸理行事。以橐納金錢。縛之腰際。餘金則賜地亞支。而衣服尙未易。此時昆他納雖飲。然實未醉。果爲所知。則行計梗矣。安粗色摒擋旣竟。卽至花園中少坐。而昆他納亦至。手中把絃琴。神思飛揚。其人本不能琴。則隨意撫弄。忽唱俚曲。久之。忽謂安粗色曰。汝如何不唱。毋乃板滯不靈。安粗色漫應之。昆他納復唱。至半段而止。遂起立。顛頓歸寢。昆他納旣歸。鐘動十一下。安粗色知夜已將午。心動如剎。知更半。句鐘者上道矣。旣歸。英國樂且無央。遂起且入。而地亞支已出。語安粗色曰。郎主勿憂。吾酒中已下迷藥。濃睡必數旬。鐘始醒。趁此而行。遲且生變。安粗色曰。加他利娜。如何。地亞支曰。吾已告馬雷亞。代之着衣。

安粗色。匆。匆。入。易。行。衣。復。至。園。中。候。加。他。利。娜。久。久。不。至。安。粗。色。
疑。其。有。變。地。亞。支。正。欲。入。視。而。加。他。利。娜。已。至。易。烏。衣。自。亦。不。知。
其。何。故。神。志。尙。迷。憫。不。寧。安。粗。色。見。女。至。卽。抱。而。親。吻。於。是。地。亞。
支。爲。導。直。趨。大。門。而。出。至。高。陂。之。上。下。臨。河。水。此。卽。當。日。赴。山。鄙。
都。雷。時。女。送。行。於。此。者。彼。此。戀。戀。故。居。不。審。何。時。再。見。頗。慨。然。不。
歡。三。人。同。行。可。半。句。鐘。已。至。林。間。見。多。米。尼。克。及。奴。迷。支。咸。坐。候。
而。羣。驃。方。嚙。草。安。粗。色。乃。與。地。亞。支。爲。別。彼。此。洒。淚。視。表。已。十二。
點。半。矣。行。次。極。緩。防。趣。行。於。加。他。利。娜。病。體。不。適。而。女。在。鞍。上。時。
時。防。昆。他。納。來。追。幾。欲。墜。騎。者。再。明。日。至。林。間。女。忽。大。呼。防。昆。他。
納。來。劫。然。體。幹。尙。健。但。神。經。莫。定。耳。行。又。二。日。至。加。他。基。納。旣。非。
昆。他。納。豫。伏。於。此。則。殊。無。意。外。之。虞。時。英。國。有。巨。舶。在。埠。以。明。日。

行。二人同居逆旅。以厚資賜奴。奴支兄弟。並賜以驃。別時頗戀戀。奴迷支祝其平安。始去。明日。夫婦登舟時。同舟者但有一牧師。上午時解碇。赴查昧卡。旣至查昧卡。別易巨船歸英。夫婦同倚闌干。望海。安粗色謂加他利娜曰。汝心別無畏懾乎。加他利娜亦堅握。安粗色之手。致其親愛之情。然後此之夷險福禍。吾書當續敍之也。

第六章

一日爲十月小陽天氣。在上午十一句鐘前。有女士娉媚佛爲女校。著名之校長。在書室中。手執一函。讀之三次矣。讀時似不審函中之意。女士之學問淵博。若云讀此寸函不審。則幾疑吾書之妄。此時雖文學博士。一見女士。咸拜下風。而校名亞斐納。尤蜚聲於

國內校居布來登聖拉克街。校旣高貴。學生住宿者可二十人。教習四人。尙有兼差者五人。牧師一。牧師於每禮拜四日。教誦聖經。析其疑義。校舍旣古。然雕鏤甚工。窗帘榻茵。一一匪不繢麗。非貴要之閨秀。恆不至此校。婢媚佛女士。已掌教有年。廣告一登。趨者如鶩。此時女士讀來函。至第四次。尙不了了。則以目外盼。天方大雨。雨下如注。女士忽曰。此函胡來。令人索解不得。且予初未嘗與投函者往來。此事當延。提畢司一商。遂按鈴呼女僕。謂之曰。爾往延密斯提畢司來。已而提畢司應召而至。且知校長性促。故急趣而前。顧校長雖激烈。有時亦至雍和。學堂中功課之表。不差晷刻。無待問鐘。但觀其上課之時。即可用之以定時刻。八點早膳。九點登堂。一點午餐。百凡皆有定準。一分不能出入。提畢司旣至。見校

長方徘徊於室中。如有所思。校長見提畢司至。卽曰。爾我相交近二十年矣。忽從案上取來函授之。曰。汝爲我決之。我乃聳然不之了。密斯爲我悉心讀之。吾懵騰如在睡中。語後授函於提畢司。提畢司以校長之命。則取而詳觀之。提畢司年可五十餘。自言未嫁也。長瘦而好素服。不尚華靡。高下與娉媚佛同。入旣方嚴。而尤辯慧。平日在學校爲幹員。且精於化學。能製藥品。旣得此函。讀之者再亦不能解。讀後置之案上。娉媚佛曰。密斯能毋怪乎。提畢司曰。然。今且問校長。寓書之人。曾否相識。校長曰。未也。惟曾閱倫敦郵政姓名之籍。有律師拖魯生三人之事務所在。林肯因希魯忒。中其餘則一無所覺。今請密斯更讀。余則靜聽。提畢司果讀來函。函寓諸拖魯生。而簽書者亦其人。書曰。娉媚佛女士惠覽。在高等女

校中無一能及尊校者。吾非行媚。蓋前數禮拜中。四覓良校。今日始獲聞尊名。吾恆心極矣。今茲有所奉于。幸爲我平亭其事。但觀吾之聲吻。卽知我爲律師之職業。天下身爲律師。無論何案。萬無推却之理。茲有奇案。故敢妄瀆尊聽。或不怪吾鹵莽。此案絕奇。幾令人不能索解。蓋女士淵博。故以奇案待判於尊前。請女士爲我剖決。其中大有殊趣。前數年。吾爲遊歷家。無論歐洲。凡支那。印度。吾皆窺足其地。而澳大利亞則一至。斐洲則兩至矣。其爲吾恆心之地。則爲南美洲之獵場。此地凡數至矣。第一次至文尼粹拉。已而又至可倫比亞。可倫比亞之都城曰薄旬墻。其中有富商名亞老。舊夫人亦美而賢。有女十歲。所居在村野之間。去城可數咪。吾數至其地。禮我甚殷。再至乃再致敬。供具尤豐。此人一經交際。則

萬無絕交之時。其人忠誠慷慨義俠。冠時後此至時。彼告我以幻想之事。吾極力慰解。謂爲迷信。久當不驗。可勿介介。顧力爲指迷。彼終不信。吾甚惜其腦力之弱。不能以理自支。夷考生平。固善於貿易。算無遺策。乃不意其有此。已而其夫人亦沾染其迷信。嘗對鄙人敍別。卽知後此不復相見。鄙人行時。至怏怏無歡。此皆以上之言也。已而收局。乃一一應驗矣。前六禮拜。吾得一書。自亞老薺之友人來。吾得此書。悲吾故老友。於前三禮拜中。被刺客死矣。其夫人逾十四日亦死。書云。亞老薺垂死之前。曾云有一愛女。請吾保護。女名加他利娜。年可十八九。姿質絕美。書中言。加他利娜已以海舶行。廿四號可至森木登。吾敢告女士。吾生未娶。亦不知款待少女之禮。然其父爲吾良友。旣以弱息見託。則不能不盡鄙人。

之。心。且知加他利。娜方膺大病。弱不勝衣。乃不知其病。至於此。及舟至時。吾往迎之。乃悲悼甚深。其面目憔悴。至不識我。然久不相見。情尚可原。旣至。則迎之家。中吾家住伊威路。有女僕足以承應其人。顧爲長久計者。萬不能永住吾家。則思爲之覓得一善地居之。使之兼習學問。以加他利。娜平日失學。雖年十八。仍空空如也。鄙人久知先生。善於教育。且校規嚴整。故以書奉干。幸乞收錄於弟子籍中。果見允者。則訂此禮拜五日。上午親至奉謁。恭聽教言。學規學費。一并示悉。金多所不敢較。但使病體得蘇。其清恙足矣。如蒙報書。可至伊威路私居以俟。年老不恆至事務所也。拖魯生敬啓。提畢司讀。旣彼此互視。娉媚佛曰。此事殊怪。特提畢司曰。然天下初未見律師用心如是之善者。今校長之意云何。娉媚佛曰。何。

待律師來時再定進止復謂提舉司曰告闈者果禮拜五律師來時卽引至是間不令久竚於外提舉司曰諾遂出然心中自念此書亦本尋常何以校長如是之疑訝夫拖魯生之送其執友之孤兒在義亦當來則受之何訝之深然而媿媚佛之爲人以學問立校固稍貳微金已而有欲富之心則廣購股票其始尙得金錢旣而大折閱餘金幾盡幾欲爲孤注以博取原金顧乃不償其願折閱乃加甚焉至於宿貯一空可知賭博之心恒謂男子烈於女子今乃知其不然男女一耳此時娉媚佛仍買股票不已折閱益多金方未得拖魯生來書之先得銀行人書言所購股票頗得勝着娉媚佛大喜意更進而圖之則可以一戰而復其故業然非得多金亦不能縱博今但得二百鎊者獲利可三倍時機斷不可失當

立圖之。自得此書。云金錢不計。於是心計復生。果能得此女入校。豫支一年膳學之費。則足以購取股票。光復故物。旣而又思。凡爲律師。恆多精明之人。未必慨慷。不以金錢爲事。正躊躇間。忽聞侍者叩扉。此日適禮拜五。知拖魯生來矣。

第七章

娉媚佛見拖魯生。身材非高。爲年可六十有五。髮禿矣。餘髮亦均蒼白。睛非蔚藍。亦非灰色。奕奕有神。衣大禮服。執禮冠。音吐極和婉。見校長時。雅有禮意。去手套與校長引手。言曰。校長卽密斯娉媚佛矣。校長曰。然。先生卽拖魯生律師乎。拖魯生曰。然。於是讓坐。律師置冠於座隅。言曰。前書寸榆。想已達之。記室。校長卽指案上。曰。書固在此。律師曰。校長得書。必且疑訝其突。娉媚佛曰。第一次

頗不解。再讀之。則知先生所託之孤女。不惟零丁。而且多病。以其學問不足。故令之長住校中。律師曰。然今日之來。請商校長。以學規學費二事。校長陽以筆核算。而心中則思股票。卽曰。敢問此女能否使我一見。且以何時入校。律師曰。卽以今日至。吾請迎之。此女甚美。且可人意。鄙人久繫雖女爲後輩。然亦不宜久住吾家。校長曰。吾知律師用心矣。大抵以病女授我。卽君之責任。悉授之我。矣。律師曰。累校長深矣。校長曰。吾校規極嚴。所延教習皆佳品。惟近來稍異於前。前此初立時。不遇讀書而已。今則平權之說昌。教術易故步矣。凡昔時之女誠。均不協於時趨。律師曰。鄙人不省女子之行爲。今舉而託之先生。不復過問。加他利娜恐無插班之地。且不審酬應。不解社會之情。心良而行俠。金錢非其所惜。其父爲

西班牙人母則法人名曰加他利娜蓋合西法之音而成名。校長手小刃而玩弄。卽對曰。此女居南美清靜極矣。今一入都會間。不無迷憫。律師且放懷勿念。請以此女授我。我自導之於學問之途。律師曰。善。今茲付託。若再晤面時。則此女必增進矣。校長欲及金錢之事。乃律師絮絮不言。時以手自擦其冠。遲遲不行。校長雖焦悚然。亦不敢遽啓其齒。卽泛論天氣。少須。律師曰。請示學費。學生盛富。但使能得學問者。他所不惜。校長自權中出。章程學費極昂。律師喜曰。此規則甚均平。唯病女奉託。請於定規外。倍奉之。更佐以五十鎊。供學生零用。校長大悅。幾欲抱律師而親之。謂得此巨金。即可多得股票矣。大爲佳兆。其得股票必多。得金卽謂律師曰。先生之意如是。吾敬遵率而行。於是律師出銀行之本草草數字。

奉之校長。校長樂極。讀吾書者。當知校長之樂。乃非佳兆。將易樂而成悲矣。律師興辭曰。今將往迎加他利娜校長。曰。先生獨不相校舍乎。律師曰。尊校大佳。毋須寓目。語後爲禮而出。校長之爲人本以學問名。然閱歷至少。果聽此律師之語言。當疑此女之來爲福。爲禍。顧乃不疑而信之也。半旬鐘後。馬車至門。拖魯生自車中扶加他利娜下。女身材旣高。行步亦娉婷可喜。似已知校中規模者。校長出迎。如母之將子。且撫慰之曰。汝心所欲者。儘以告我。然女狀如癡。答非所問。校長乃令人延提畢司至客廳。校長曰。教習引此學生至其臥室。且問所需。女旣行。但有律師與校長同坐。律師曰。彼感傷父母。腦中似有癡病。果得先生。捐循而勵誘之。當立愈。今興辭矣。後此有事。不妨以書訓示。校長曰。先生不再與病女。

一詢乎。律師曰。毋須也。爲禮而出。匆匆上車而去。去後。校長思此事。絕怪特也。已而同學諸女見加他利娜人。雖美麗。然口音頓殊。慕者既多。妬亦不少。然女之神息。弗清似心。別有屬叩。以數語。但寥寥作答。是夕。校長呼取加他利娜至臥室中。謂之曰。吾卽爾之親屬。如有所苦。吾必立遂爾意。吾教育女子大有經驗。爾保護之人。舉爾以屬我。我有重責。必納爾於學問之途。想爾必能信。我校長言後。女毫無所答。但曰。敬謝先生。此外。仍默默。校長不懌。曰。吾言悉之乎。校長之爲人。喜諛。好詔。見女默然。乃大怫。其意既而曰。想爾再遭慘禍。故積悲成瘤。後此當交佳運。勿再戚戚於心。女仍不答。忽爾震動。如逃夏楚之威。旣而又如愚駢。校長以爲倦憊。令人送歸臥室。卽令提畢司考察其行踪。而提畢司又好奇成性。見

狀亦頗以爲奇。欲從而根究之。女旣歸房。百問均不能答。提畢司亦無言。倒引其扉以出。同一教習坐談。新至之學生以爲風狂。似不能立時親學。提畢司曰。此女至可憐。美旣無度。舉止亦落落大方。無復偷荒之氣。而提畢司語言動靜之間。時時摹仿娉媚佛也。談後。校門已闔。諸人皆宿。寂然無聲。此時娉媚佛睡起。似夢般。票而提畢司則夢日來所爲之事。而法國之教習又似夢歸巴黎。至於加他利娜。則不知何夢。時教堂之鐘已敲一下。校長夢醒。忽聞講堂之次校舍中有人呼喊聲。校長大驚。卽立起着衣向外而行。其聲似呼人救命者。則又疑爲夢。卽執燭出至廊次。見提畢司亦起。率同教習及學生數人。彼此互擠。如羊羣。皆慘慄無人色。校長曰。衆皆歸舍。惟留密司提畢司在此。提畢司旣前。校長曰。且與我

覺取怪聲之所自來。語聲甫竟而怪聲復作。音巨於前。似爲女子。之言。作西班牙語。提畢司曰。是必密司加他利娜。狂病發也。校長未及答。卽奔赴其室。雖猶着寢衣睡帽。而氣概仍尊嚴而慎重。旣至門外。則推門而入。而提畢司亦同入。斗見加他利娜戰慄立於室中。似遇鬼物。二人方驚訝間。加他利娜復大叫。似不見此二人。之入。校長立前以手拊肩曰。可憐之孤女。得毋病乎。加他利娜卽向校長曰。彼追我至矣。我苟不慎。彼卽捉我而去。校長曰。無之。或夢囁耳。此間平安。安有人追汝。汝趣登榻而寢。自寧其神宇。吾敢信其無人陷汝。語後。加他利娜亦無言。登榻就枕。昏已睡。此二人凝立。諦視爲閉其扉。娉媚佛引提畢司出。曰。此事吾至不解。且吾二人入時。彼睡耶醒耶。胡不我識。提畢司曰。彼雖睜眼。仍在夢。

中此神經受病所以狀如夢魘。校長曰此亦或然所謂有人來追者果爲何人。提畢司曰決爲夢魘不足信也。校長曰彼父爲人所刺怖入肝脾或恐其仇更來刺已。此南美洲野蠻之事往往有之。提畢司曰校長言然吾亦謂南美洲之人決如此。彼見父慘死驚悸亡魂所以不時狂囁。校長曰今且歸寢果更聞其聲可更來伴我同往。明晨七旬鐘時先至其寢室觀其何狀更來語我以慰懸懸。提畢司立行萬聲復寂。明日七點鐘提畢司以茗入飲其人旣至床前則空而無人。幾欲落茗碗於地上。四顧尋覓蹤跡均渺。提畢司大呼不知所措。卽視其窗窗亦嚴閉。然則加他利娜之行必不自窗而出。卽往告校長。且憚且行並不敲戶徑入校長之室。見校長尙臥於榻上。提畢司不敢驚醒其人。防觸其怒則僞咳於門。

次而床上人仍無所覺。提畢司無計。思至其前。推醒其人。然校長性質之尊貴。有同俄皇。因不敢往已。而鼓其膽力。徑前顫聲呼校長。而校長無聲。卽近其前。推其肩膊。而提畢司已立。暈則力把其床柱。移時似醒。見娉媚佛之喉已斷創痕。自左耳及於右耳。長五寸餘。

第八章

此時提畢司驚怛之狀。吾雖有筆。亦不能繪。蓋蹲於榻下。如委蛻矣。二目呆注。不可轉瞬。亦不知其所爲。雖平日待己頗作威福。至此亦不能無感。不期失聲大哭。遂顛頓而出。徐掩其扉。似防驚醒其人。則平日積威之所劫也。旣至大廳。女僕已起。提畢司卽令女僕請同伴之女教習。提畢司則延竚於校長治事之屋中。見屋中。

書籍依然。相片如故。而坐榻仍端整。則校長之舉比也。少須一人入。則密司涂克忒。亦校中之教習。狀甚精明而強幹。涂克忒旣入。見提畢司大驚曰。天乎。汝病矣。乃面如死灰。何也。吾令女僕以白蘭地飲汝。或得少甦。卽按鈴呼酒。酒至。提畢司立飲而盡。神乃少寧。涂克忒曰。當自壯其精力。告我以所以然。提畢司曰。校長逝矣。後此永不復見矣。涂克忒亦大驚曰。是何言。汝病魔耶。提畢司曰。吾意甚願。患風疾。而妄言。顧乃非妄。校長爲人殺害矣。語後。顫不可止。涂克忒仍把其臂言曰。吾尙疑爾在夢囉之中。提畢司曰。吾心至了了。若弗信者。從我入視校長語後。匆匆入校長之室。視之果然。涂克忒曰。此事誰爲之。彼生平無仇。胡被刺客。提畢司曰。汝更觀一物。卽行至加他利娜室中。室中已空。涂克忒曰。學生安往。

提畢司曰行矣。七時吾以茗入室。邇而人已遠。我所知者爾。當知之。此女風狂。校長必爲所殺。殺後立奔汝。信之否。涂克忒正色相嚮。心知其不然。然不能以詞斥提畢司也。蓋加他利娜之來。狀至詭異。宜提畢司之疑之也。夜中狂呼。迨明不見。而校長立死。則情迹不無可疑。提畢司曰今將如何。涂克忒曰先告巡警。並告烹蘇魯先生。其人爲校長之律師。一面檢尸。一面還取兇手。提畢司曰。兇手決爲加他利娜。嗟夫。校長胡乃猝遇橫禍。其殘忍極矣。涂克忒之爲人頗精細。卽令人封鎖死者及逃者之扉。以待巡警。卽以鑰匙付提畢司。後涂克忒曰。吾親至巡署告其人。提畢司內媿定力之不如。涂克忒卽曰。學生知之將如何。涂克忒曰。且勿令彼知之。吾行後。令女僕告學生。校長清恙未醒。勿啟其扉。以驚擾之。提

畢司如言。涂克忒匆匆出。可一刻鐘。警察長挾一巡士。及一醫生同至。旣至校。提畢司一一告警長。且述且泣。言新至一學生。夜中數驚。遲明已渺。而校長亦死於床上。警長問曰。昨夕與校長談話。爲時在幾句鐘。提畢司曰。與校長別時。可一句鐘有半。警長記之於冊。又問曰。別於何地。曰。卽在校長臥室之中。警長又記之。曰。別時在學生呼喚之先耶。或在其後。提畢司曰。在學生驚呼之後。吾自至校長室。商榷可數分鐘之久。警長又記之。曰。汝云新至之學生。送校者爲保護之律師。一見卽驚訝其來是乎。可歷述此女子之蹤跡。以詳盡爲度。提畢司此時驚定。言曰。其來也似蒙重憂。其與人酬應。亦但作簡語。其來自南美洲可倫比亞。想南美之人。初無善類。吾意殺校長者。卽爲其人。警長不欲其喋喋。但曰。此事尙

未分明。但探取實際而已。復曰。女子行後有行李乎。提畢司曰。留此二行篋。警長曰。行時或未挾一物。提畢司曰。未也。警長曰。樓下窗門堅實乎。提畢司曰。門戶均我親閉。警長曰。晨來窗門尙依舊嚴閉乎。提畢司曰。吾在驚惶中初未留意。警長曰。請觀戶榻。於是衆皆登樓。隨者爲烹蘇魯律師。此時律師亦適至。警長曰。先生晨來無恙。彼此爲禮。後律師謂提畢司曰。此出余意外。爲生平未經之怪事。警長曰。先生且隨我登樓。律師曰。可。衆遂至尸室。律師呼曰。傷哉。吾乃不知汝竟如是收局也。亦老淚涔涔而下。醫生前視後。言曰。吾技不能施。人死久矣。律師曰。死自何時。能察其被創之時刻乎。醫生曰。大致自五點至七點殞命。警長曰。當檢點其尸。醫生曰。吾有事不能更留矣。警長送之下樓後。乃四墳室中地毡之。

上有血痕數點。又見窗側亦有血痕。警長指血痕謂律師曰殺人決不在此間。當往迹其被殺之處。於是衆出至大廳之北。有窗頗沈寂。卽請提畢司取燭左照並無所見。則轉而向右果見血痕。自血痕循迹而行直至加他利娜室中。提畢司大悅曰吾不言加他利娜殺人乎。今驗矣。警長不答。入時見二僕無動被禱亦整整至梳盥之具亦陳於案。二履宛然。其尤怪者屋中乃無血迹。警長曰奇哉。血痕至門外而止。屋中則無此何理耶。血迹自門外起。則殺人決在此間。然爲血無多。但有數點。則令人疑駭。無定夫人旣被殺。能徒步歸房耶。此奇案乃爲生平所未見。律師曰得毋自盡。警長搖首曰否。否。吾四覓不得兇器。何從得死。且血痕零星在地。無多。由此觀之。決非自盡。律師無言。以指搔額曰吾亦不能自解。以

警長之見如何。警長曰。第一先覓此風女。次則檢驗以下。根究保護。此風女之人或此女奔歸。保護人之家果此女殺校長者。則根株實繫此保護之人。吾今且驗視此屋。以鑰匙授我。少須檢驗之人。卽至。律師曰。吾當爲拖魯生打電。拖魯生之爲人老成必聞而大震。同業中拖魯生實有大名。於是徧鎖戶室。以巡士守之。此時學生皆聞。則失色而耳語。爭曰。吾不能久留於此矣。且大集校長門外窺探。涂克忒旣不能約束學生。歸其校舍。詢諸律師。以處置學生之法。律師曰。趣告學生之家。俾人人領歸其家。電去以後。學生家屬各以車迎。午餐後烹蘇魯至。言得拖魯生電。以第二次火車至布來登。蓋烹蘇魯之電。但言學生已逃。初未言校長死耗。衆人之意。感疑死校長者爲加他利娜也。此時巡警已四出覓取加

他利娜蹤跡。初無所得。至於火車之站。無不徧及。音問渺然。似此女已不翼而飛。直造汎寥之表。下午三句鐘。拖魯生至。旣下車入門。愁慘之容可掬。乃大異於昨日送女之來。提畢司出而迎。迓至於客廳。廳中本有一人。卽烹蘇魯。拖魯生一見。辨爲同業。烹蘇魯曰。我無介自進。身是烹蘇魯。爲密司婢媚佛之律師。蓋與先生同業者。拖魯生曰。危難之中。無取繁文。吾保護之孤女果行。咎亦不屬於校長。且校長之爲人忠誠可恃。烹蘇魯曰。吾尙有密語。可至別室一談。密司提畢司可禁。閒人勿擾。吾之祕事。語後引拖魯生同至飯廳。旣入。遂鏘其扉。提畢司格不能入。此時有兩教習。同至閒語。而廳中人語。遂亂而不聞。此時兩律師同至屋之盡頭。臨窗而坐。窗外卽爲小園。園中爲學生游息地。似園中景物。亦爲變故。

露其黯黯之色。園草爲學生所踐已漸失其纖綠之狀。且四圍皆高墉斜日映照景象淒然。烹蘇魯所坐處其上卽爲校長陳尸之所。心滋無歡而拖魯生則念念加他利娜何以帶病私逃殊爲疑案。因遲遲無言。拖魯生曰。今日之事局令人疑訝不已。僕生平初遇此怪特之事。烹蘇魯曰。吾之驚訝亦屬有生所未解。其意蓋在娉媚佛之橫死。其意蓋忘。拖魯生之未聞校長之見刺也。拖魯生聞言以爲加他利娜之私逃於己。則有係屬於烹蘇魯。何著乃亦驚訝如是。卽曰。吾初謂送此孤女於此足以增長其學問。補益其軀命。想先生亦知此女學問未深。必須執業。乃不料至未廿四旬鐘蹤跡渺然。此何理耶。今校中固必以人探取行蹤所在。烹蘇魯曰。今日警察方四覓。當卽得之。且此女風貌極佳。出必警衆不易。

潛也。苟非以火車至倫敦者必蟄此間。且車站人初未見此女。當必有窟宅足以潛身者。若以吾意度之。必在旦司闔寂之地。拖魯生曰。傷哉。驕子。苟至旦司。或不至於遇害。但願其平安無事。吾不惜金錢也。且此人別有所關。不在其身。別在一人。先生果知加他利娜之已事者。則亦願其平安勿卽於險。烹蘇魯曰。我亦爲之快。快吾爲加他利娜之故。失吾良友矣。吾爲娉媚佛律師可三十年。今日爲君家寄託之病女。使吾友至於無可奈何。拖魯生曰。失一學生。何至累及校長。覓之卽歸於本校。何礙。烹蘇魯曰。密司娉媚佛不能更授學生矣。拖魯生愕曰。何謂也。烹蘇魯曰。密司娉媚佛爲人所殺。而加他利娜卽於本夕逝去。

第九章

拖魯生聞言。魂魄喪失。更欲有言。乃暗不能聲。卽問曰。君言確乎。誰殺校長者。以狀卜之。烹蘇魯知。拖魯生決不之聞。故惶怖之。狀一至於此。卽曰。拖魯生先生亦知外間傳聞乎。所聞絕壞。拖魯生曰。此惡消息。惡極矣。此外尙何壞消息。甚於此者。烹蘇魯曰。先生尙不知耶。吾所以不言者。以爲先生固前知之。拖魯生曰。吾焉能度君隱衷。所蓄何言。趣以告我。烹蘇魯曰。吾不言。娉媚佛之殺。適在加他利娜逃亡之時。此中關係。先生不之悟耶。拖魯生斗然起立。曰。君意謂加他利娜殺娉媚佛矣。烹蘇魯曰。恕我冒昧。確有證據。不能不疑。且我聞此女素有惱病。昨日夜中忽陳怪狀。卽其怪狀揣之。足知其風。拖魯生曰。彼毋論。如何疑爲殺人。決無是事。女之父母是我故人。此女離年。吾嘗保抱性質之和婉。決不殺人。彼

傷父。悼母。有同風顛。請君立釋其疑。萬勿裁冤於此。女烹蘇魯曰。
我亦如是。唯證據確鑿。不能無疑。且昨夜中大呼。自言有人追
逐。其後。拖魯生曰。此特模糊之談。吾敢以名譽爲保。保其不能殺。
人惟其中決有疑竇。彼常言有人來追者。亦自有理。自父母亡後。
乃大改其常度。日在恐怖之鄉。以其父爲人所刺。亦恐躬蹈此轍。
故日省省然。成爲狂易之狀。顧彼之悲惻。如是不可自聊。故吾以
其人託諸密司。娉媚佛。且有同學爲之良伴。俾開拓其心。足已其
病。孰知其變局。一至於此。拖魯生言此狀至悲涼。然不得殺人之
人。案終不破。而烹蘇魯之疑竇。終注於加他利娜之身。不可移易。
二人之談方酣。而警長叩扉入。旣與拖魯生引見。拖魯生曰。警長。
曾否探得加他利娜迹兆。警長曰。未也。刻無地不覓。均未之見。吾

臨出時。尙無消息。今則不知。拖魯生曰。警長閱歷既多。據今日之情勢而言。校長之死。果逃女殺之乎。警長曰。吾不能斷。且此案絕奇。必四探周詳。方能判決。今夕有偵探到此。當得實。今則如在黑屋之中。東西莫辨。但使得少罅隙。則可迎刃而解。吾思密司婢媚佛之爲人。忠誠和悌。決無宿仇。今乃飲刃而終。殊難索解。拖魯生曰。君欲得罅隙乎。吾請舉一罅隙告君。吾昨日曾書一匯票。可二百五十鎊。與校長此據。或於死者有關也。警察長曰。或且有之。俟檢戶時索票。果不得票者。則疑或可決。烹蘇魯曰。胡不立索。但問提畢司。卽知校長藏票所在。果不得票者。可至銀行訂失。便可得知賊。警長曰。易耳。提畢司爲誰。可取而問之。提畢司曰。每次藏帖。恒在其臥室中。不知寘諸何處。於是至室中。見櫃。覓匙。不得。提畢司

曰匙在衣囊之中乃就戶取之果得鑰匙以匙徧覓小櫃但有函書並無匯票知得票後付之銀行在理當至銀行一問於是三人同坐馬車赴銀行一問然警長以公事來尙能入門覓取經理三人旣見經理二人遂爲拖魯生介紹經理問來意且曰爲時無幾鄙人尙有約會三君須知吾業重在晷刻也烹蘇魯卽述藏錢之娉媚佛已爲人殺故來詢以鈔取金之人經理大驚曰此事與銀行何涉烹蘇魯卽指拖魯生曰昨日此君草匯票二百五十鎊與校長今茲徧覓乃不之見來意欲詢此票曾否到行經理按鈴書記遂入經理呼曰山牧司先生今日曾否收到拖魯生先生與密司娉媚佛二百五十鎊匯票乎山牧司曰有之晨來已付且有密司娉媚佛手書二百鎊與威魯欵生者亦付之矣拖魯生曰得之

矣。敢問先生此二據至自何時。山牧司曰甫一開門卽至。拖魯生曰。能否以二券視我。經理曰。山牧司可以券上三先生。山牧司果出券付警長。警長觀後付之烹蘇魯。意律師必知校長簽字之真贗。觀後烹蘇魯曰。此兩張榆字同也。其手迹似真。山牧司先生以爲如何。山牧司曰。鄙人亦不辨其爲假。悉以金付之威魯欽。生警長曰。尙有前此之舊券。果有者亦乞一示。以校其同否。山牧司果檢得舊券數紙。呈閱。警長取而校之。經理曰。我意昨日與威魯欽生之手迹似僞也。果校以前此之筆迹可立知其僞字畫之輕重。落筆旣已不同。且娉媚佛生平謹慎。萬不能於匆匆間草二百鎊之券。付諸來人。烹蘇魯曰。吾亦云然。然則取錢者爲威魯欽生。此何許人也。經理曰。此人可二十五歲。衣禮服加冠。其神氣似非上。

等。之。人。警。長。曰。君。視。其。面。有。稍。異。於。人。者。否。山。牧。司。曰。吾。酬。應。多。安。能。人。人。晤。面。默。識。其。面。龐。警。長。曰。一。不。留。意。吾。難。着。手。果。能。得。其。異。於。恆。人。者。則。取。之。略。易。山。牧。司。沈。吟。久。之。忽。曰。有。之。彼。所。著。左。襪。之。後。跟。襪。襯。之。皮。似。跋。所。得。者。僅。此。而。已。他。不。能。憶。矣。警。長。遂。書。之。日。記。之。冊。卽。謂。二。律。師。曰。勿。累。經。理。可。以。行。也。於。是。三。人。起。別。且。謝。經。理。三。人。旣。出。同。立。道。旁。警。長。曰。二。百。鎊。之。票。價。作。無。疑。然。精。妙。亦。不。能。遽。發。其。僞。其。尤。奇。者。威。魯。欹。生。何。以。得。此。二。券。且。威。魯。欹。生。胡。敢。冒。險。行。此。殺。人。取。金。之。事。今。旣。得。朕。兆。宜。急。取。威。魯。欹。生。吾。今。且。歸。總。局。復。問。拖。魯。生。曰。先。生。且。勿。行。檢。尸。時。必。有。語。奉。詢。拖。魯。生。曰。檢。尸。何。時。警。長。一。一。告。之。語。後。卽。行。二。律。師。同。至。郵。局。至。後。始。別。拖。魯。生。則。發。電。與。安。粗。色。打。電。時。舉。筆。不。知。

所書當爲何語。躊躇久久不能下乃作數語曰安粗色住倫敦之四川得旅店名曰威佛利替速至布來登沙西客司逆旅中有要事奉白拖魯生上打電後以車歸店路遇巡警局問之然仍茫然此時凶耗傳聞徧於城中謂校長爲加他利娜所殺此等多捕風捉影之談然警察已在旦司中尋迹都盡初無加他利娜之聲影警官乃懸金購賞以取加他利娜顧雖懸金百覓亦無所得拖魯生此時專候安粗色之來計安粗色來時又不能倉卒挈舉以告亦猶烹蘇魯之不敢聲明校長死事也時天昏欲雨雷聲隱隱起於空際拖魯生憑窗外盼焦竦異常似天意亦爲之煩懣者忽聞有敲門聲拖魯生趣令之入則一侍者入言有客名安粗色欲面主人拖魯生令肅客移時安粗色入神宇大異於前然有自立之

氣概實未嘗未減。旣見拖魯生則精神全注電報所言卽欲亟聞女之消息。二人旣引手麾侍者出立扁其扉。安粗色曰：「拖魯生先生趣告我急電馳來是何變故？或加他利娜危病作耶？」吾自得電後心緒鹿起直以不祥之事種種潮上于心。胡不趣告我以吉凶之兆。拖魯生神定言曰：「電中所言禍事至酷。自爾南美歸後，爾以加他利娜託我。我轉託之校長娉媚佛令其教養。此不惟有益於加他利娜且足以避昆他納之窺伺。及其賊黨孰知禍事立肇爲吾輩夢想所不及。」安粗色曰：「勿遲遲但質言加他利娜事不必爲。此紓徐之論。」拖魯生曰：「汝見晚報乎？」安粗色曰：「吾買得晚報竟不寓目。以心不在焉。故不讀此。且得晚報何用者？」晚報又何涉於加他利娜。然胡不質言果再如此。勿罪吾之鹵莽。須知吾之心之焦悚。

不能。再。爲。囁。嚅。吾。思。加。他。利。娜。必。有。變。故。汝。不。欲。明。言。故。迴。隱。其。
詞。然。萬。非。爾。之。宿。心。急。宜。告。我。拖。魯。生。曰。爾。勿。促。促。事。固。有。因。吾。
之。不。肯。猝。言。凶。耗。冀。汝。不。至。急。血。攻。心。耳。所。云。晚。報。者。則。晚。報。中。
必。敍。異。聞。事。涉。於。加。他。利。娜。一。觀。卽。能。覺。之。明。日。此。事。當。徧。聞。於。
全。英。矣。安。粗。色。聲。音。全。暗。卽。問。曰。加。他。利。娜。似。爲。人。所。殺。矣。拖。魯。
生。曰。非。殺。也。蹤。跡。倏。爾。不。見。也。此。尤。非。壞。此。外。尙。有。壞。者。安。粗。色。
曰。人。旣。亡。矣。此。外。尙。有。何。壞。此。女。旣。亡。先。生。獨。不。爲。死。友。之。孤。女。
計。耶。坐。視。不。救。胡。足。言。義。拖。魯。生。仍。徐。言。曰。爾。安。可。怪。我。我。竭。盡。
吾。力。覓。取。而。跡。兆。全。非。此。外。尙。有。何。術。安。粗。色。曰。此。事。當。屬。我。罄。
全。英。中。僻。靜。之。地。皆。覓。取。不。得。是。女。吾。決。不。生。拖。魯。生。曰。其。下。尙。
有。言。安。粗。色。曰。他。不。願。聞。矣。吾。極。力。覓。吾。聘。妻。拖。魯。生。曰。此。一。事。

較失人爲重。安粗色強忍而聽。拖魯生曰。人人皆云加他利娜出校時。決在二三點鐘之間。行尙無傷。而密司娉媚佛爲人所殺死。於榻上自左耳之下。刀痕聯及右耳。安粗色大驚。以兩手握榻臂。神色沮喪。如死卽曰。此殆謂加他利娜殺娉媚佛矣。先生之意亦云然乎。然吾妻安能如此。想先生亦決不疑。拖魯生曰。吾不之疑。衆皆疑之。安粗色曰。今先當使此事表白於衆。不令蓄疑於心。

第十章

安粗色此時主意已定。亦不示拖魯生。立至馬號。賃得一神駿之馬。騎而至亞斐納學校中。門外人已大集。紛議殺人之事。平日行人路過此門。咸不留意。今日則攢聚門外。紛議是事。其旁有巡警。以白梃逐人。安粗色自馬上鞠躬。招一警察至前。問曰。校中所失

女子。有音耗乎。警察曰。人尙在逃。雖百覓。咸不之得。安粗色。聞警。察言知校長之死。衆已集矢於加他利娜矣。安粗色。卽揮鞭向且司而去。每遇途人。卽一一示以加他利娜之狀。咸言無見。沿門問訊。而過此時。且司中偵探雲集。鄉人不勝其煩。時已曛黑。無可再問。遂回馬而歸。自問咫尺之地。逃且焉往。於是知。值得逃人之難。迨回寓時。已九點有半。卽登樓覓拖魯生。入時。見同坐尙有一人。人頗侏儒。似初薙其鬚。新翦其髮者。年可四十以外。其狀似小康之農夫。案上有牛肉麵包及酒。此人正飲啖自如。拖魯生背手立於爐次。安粗色入時。卽問曰。安粗色汝歸矣。值得消息與否。安粗色曰。未也。吾至且司。無地不覓。無人不問。竟無知者。當是不翼而飛。至於沉寥之上。安粗色且言。且矚飲啖之人。其人仍注意於酒。

肉初不理人。安粗色心念此爲何人。而拖魯生竟以盛禮款之。拖魯生曰。安粗色恕我疏忽。此爲德格司忒先生爲警廳所派出者。德先生之來。蓋爲偵伺此大疑案者也。卽問飲者曰。德格司忒先生。吾爲介紹見安粗色先生。此人卽所失女子之聘夫。德格司忒卽起引手曰。素聞令譽。幸接清塵。語後仍坐而食。其狀似久餓者。飯時亦不作語。苟非安粗色發問。將終席。嘿然。安粗色曰。以先生高見如何。德曰。吾來未點半鐘。所聞均得自警長及拖魯生先生。此外一無所知。至報中所言。亦一無足信。今待食後。先至學校中一觀。今且問先生數言。或得所藉。手爲深黑中一線之微明。安粗色曰。吾亦新來。然先生有問。吾必攄懷以出。德格司忒曰。君與失蹤之女士想相契久矣。安粗色曰。然不惟久也。且有婚約。德格司

忒曰。女子之父爲可倫比亞之聞人。曾槍死於議院。非歟。安粗色曰。然。丈在議院堂塗中。爲人鎗斃。此三月前事也。姥以憂憤卒相距可十四日。偵探曰。此兇手尙未得乎。曰。未也。吾離彼間時。尙未得殺人之人。今去彼更遠。益不之知。偵探曰。吾聞此女心疑。有人追尾。其後似殺父之仇。並來殺。已有是情乎。安粗色曰。非也。女子之所怕者。非其父仇。有人曰。昆他納。爲西班牙人。其人當女父死時。女方憂危。交迫之間。而昆他納似以魔術制此女。使之怖慄。且昆他納對女言。萬不能爲吾妻。無論海角天涯。必尾隨其後。不之舍。此女旣戚戚於心。厥狀如風。吾故攜至英國。偵探曰。君亦疑昆他納。隱隨至此乎。安粗色曰。疑之。惟不能確定。其如是然。前此日。曾見於倫敦。果非其人者。然亦必宛肖。無少差謬。偵探曰。遇於三。

何處安粗色在滑鐵盧街果非昆他納者然亦決其同產之人吾確見自伊威路火車出站偵探曰然則巧極矣安粗色曰彼在伊威路下車者正以拖魯生先生正居於彼間其尤奇者此女自到此間卽與拖魯生先生同居果爲昆他納決必居於伊威路之左近偵探曰安知下車後不移向他車今但以所遇處言之亦足加以研究偵探旣醉飽卽將赴校安粗色願從而偵探不可但曰君不能從我我少須卽歸寓以實際告君今夕匆匆非我屬意所在當以明日爲之偵探旣行餘者唯律師及安粗色平空計較深思殺校長之故且思及加他利娜安往而威魯欹生果爲何人然議論間並不疑加他利娜有殺人事彼此吸菸後同曰加他利娜果行者何能出此校門安粗色曰先生不言女僕起時前後門均加

鎖乎。大門未關。何由得出。施魯生曰。然提畢。司且自行。鐫扉起視。門宇如故也。女何由出。惟聞彼中有後門。通一大院。前門樓下窗門開處。適面空地。果由是出。衆必見之。然皆嚴閉。將從何出。此事殊令人莫解。今且待德格司忒歸時。更問。德爲老偵探。但一句鐘之思索。吾輩一禮拜之凝思。不之及也。安粗色太息無言。少須起立。曰。吾不能更堪。須外出。一行少須。卽歸。果德格司忒歸時。且留勿睡。待吾歸後。問之。吾此時鬱鬱。欲暈矣。施魯生曰。汝第行。吾當留守。外間風雨大至矣。語次。暴風忽起。颯然有聲。安粗色曰。大風雨中。吾不知。加他利娜。又安居者。天乎。吾何爲。送之。此間。苟不至。此。彼。何。由。亡。拖魯生曰。吾亦深悔。其事實。則誰能知者。今悔不可。追。但願上帝有靈。或得迹兆實則爾。我二人所信者。殺人決非。加。

他利娜安粗色曰吾輩不疑他人又焉爲諒萬衆於此時咸言此女殺人矣嗟夫拖魯生先生果加他利娜爲警察所得者力決其爲死因畫報中一圖其形使吾觀之能毋心恫律師立起以手拊安粗色之肩曰老夫之心亦與爾同得上帝之靈後此加他利必然出險且白其冤爾二人固有團圓之期今日同在患難之中則愛情宜益固也拖魯生固百方開導而安粗色仍抑抑無歡粗色所思以爲必在旦夕夜行不休每一雨點敲窗安粗色以爲安於屋下如軸安粗色至不能支其雨蓋而浪聲雷吼安粗色心緒不寧又當此風雨昏黑之宵幾於終身不忘其事見道上已寥寥行者間有一二亦冒雨急欲寧家者安粗色周身皆濕犯雨寥心高寡行者間有一二亦冒雨急欲寧家者安粗色周身皆濕犯雨寥

而前初無所適已而出布來登忽入一小街意繞此小街遄歸逆旅此行行可半咪忽見有二人從旁而過中有一人操西班牙語曰吾早知英國有此天氣吾亦何必客此其一人答辭爲旋風所卷入耳乃不甚真安粗色忽念此二人至可疑乃決計尾隨其後則自豎其高領冠下於額不令此二人見之心念此人操西語或卽昆他納其來也必爲加他利娜不然胡至於此忽見此二人轉入旁街因復尾之風忽大至落冠於地俯拾其冠更視二人已無見矣四週更覓蹤跡都渺因計卽使捷足亦不如是迅是必居於是間第不知其號數耳安粗色計定徘徊於此街之上其中尙有空宅餘則皆近逆旅形式邇迤而行至街之東頭復反而西趣然渺無覩時臨窗之奩皆下不見燈光正灑峙間忽見迎面之窗燈

光。四。射。光。中。湧。現。一。人。卽。昆。他。納。也。卽。行。近。其。窗。下。而。窗。奩。已。下。
安。粗。色。遂。決。計。入。見。其。人。卽。亦。不。預。料。其。禍。福。立。按。其。鈴。有。女。僕。
出。此。女。僕。酷。似。下。流。之。人。且。知。往。外。間。始。歸。冠。尙。未。除。而。手。套。亦。
在。安。粗。色。曰。請。領。我。至。內。中。見。二。客。二。客。中。有。一。人。自。南。美。洲。來。
吾。友。也。甚。思。與。之。相。見。女。僕。似。疑。不。聽。入。蓋。安。粗。色。未。道。其。名。爲。
時。非。夙。疑。爲。匪。類。故。不。之。延。接。安。粗。色。見。女。僕。沈。吟。卽。出。兩。先。令。
授。之。女。僕。曰。客。言。二。人。中。有。一。爲。君。友。卽。入。是。間。亦。決。無。礙。惟。居。
此。者。一。人。其。一。人。則。客。也。遂。推。左。次。之。門。向。內。言。曰。有。人。造。謁。先。
生。安。粗。色。入。視。見。屋。頗。宏。敞。亦。頗。淨。潔。牆。間。餘。炭。且。燼。而。昆。他。納。
立。於。燼。次。右。手。按。燼。簷。左。手。納。諸。衣。橐。服。飾。較。佳。而。面。目。之。光。獰。
如。故。經。女。僕。一。言。昆。他。納。斗。一。迴。顧。見。爲。安。粗。色。卽。大。驚。曰。汝。何。

爲至是汝命在我掌握中不及二分鐘且死安粗色曰汝之索吾命者非一遭矣今且勿爲恫喝之詞一則爾在吾英非復可倫比亞之蠻野爾敢害我者則歸鄉無路矣今日之來問爾竄取加他利娜藏於何所昆他納大愕言曰汝謂加他利娜耶與我胡涉汝當自知何爲聞我汝自南美洲攜彼至此吾果知其人卽當力取而去顧乃百覓不可得安粗色亦大驚似昆他納一不之知也安粗色初意以爲殺人者昆他納竊負而逃者亦昆他納今云不知然則加他利娜焉往卽問昆他納曰汝眞不知耶抑爲僞言昆他納怒曰爾若不在吾寓者吾力能堵塞爾言於爾之腔中安粗色僞爲不聞但曰然則汝不知加他利娜之蹤跡矣昆他納曰敢立誓以爲不知但知其在此至於所居何處吾實不知吾誓汝亦弗

信耶。安粗色不能決。但曰。此事疑信半之。今諸人尙不以汝爲竊人。且加甚焉。昆他納曰。汝當留意。不宜縱恣。試問加甚之事爲何事。安粗色曰。汝尙不知殺人事耶。昆他納曰。吾不閱爾英字之報。但聞人言。校中有校長。或教習也。爲人所圖。稿乎。安粗色曰。此校爲殊特之校。而校長於侵晨爲人所刺。此校長卽女之師。吾敬以加他利娜託之。今校長死。而加他利娜亦隨以亡。四覓莫究其蹤跡。昆他納曰。旣有此事。汝謂我殺人而兼竊人耶。敬謝君之念。我汝且勿疑。我無證據。可以自陷於罪。今且問加他利娜安往。安粗色搖首曰。我焉知之。今懸金購賞。亦不得當。昆他納亦徘徊於室中。膽力雖巨。然亦疑慮。卽曰。安粗色。吾實語汝。此事吾絕不聞。惟曾一瞥眼見加他利娜與一老人同行。尋知其稽留於此。吾亦。

隨。之。至。是。至。今。尙。不。之。見。且。消。息。亦。一。無。所。聞。安。粗。色。須。信。我。且。
勿。令。人。疑。我。而。囚。我。陷。於。冤。獄。安。粗。色。曰。衆。既。疑。爾。胡。能。不。索。爾。
於。此。間。昆。他。納。曰。留。我。尙。得。覓。取。其。人。若。囚。我。則。消。息。愈。沈。沈。矣。
安。粗。色。曰。汝。既。知。此。女。既。爲。吾。妻。胡。苦。苦。尾。隨。其。後。昆。他。納。曰。安。
粗。色。先。生。聽。之。茲。事。無。屬。愛。情。且。吾。之。愛。彼。在。爾。之。先。今。茲。尙。念。
念。弗。置。果。使。爾。我。易。地。而。觀。亦。胡。能。張。眼。聽。爲。他。人。所。有。想。爾。亦。
必。以。百。計。圖。之。我。意。正。復。如。此。今。爾。我。可。以。不。談。既。往。吾。已。決。計。
助。爾。得。之。安。粗。色。知。此。人。奸。黠。卽。曰。吾。安。能。資。爾。之。助。唯。彼。爲。爾。
所。逼。或。且。潛。逃。此。罪。正。屬。於。爾。昆。他。納。曰。誤。矣。苟。非。爾。在。萬。愁。之。
中。吾。決。不。汝。容。安。粗。色。曰。汝。卽。怪。我。我。亦。無。懼。唯。爾。當。留。意。加。他。
利。娜。恆。對。人。言。有。人。尾。躡。其。後。或。偵。探。來。此。者。則。爾。亦。不。能。徜。徉。

於事外。昆他納曰。吾旣不與聞。亦不能自懼於罪。顧口語雖崢嶸而神志已稍稍喪失。安粗色曰。汝極力言無初不足信。若以吾意宜趣歸南美爲佳。英國非樂土也。昆他納曰。汝謂吾行則加他利。娜卽落汝手。今且留觀其究竟。勝敗誰屬。安粗色曰。爾旣不行。吾且行矣。方此二人語時。有一人在門外竊聽。見昆他納作激語。竊以昆他納爲失檢。安粗色出然未出之先。則默識其號數。遂歸客寓。而風雨尙交作。未停也。旣歸愈悵悵。見便道已成沮洳。行時自思。昆他納自辯。弗知確耶。僞耶。殊不敢知。又思昆他納陰險已極。萬不能遽信其語。今彼已知巡警。注意於彼。則彼亦當躬自檢約。不敢爲嶮暴之事矣。旣歸逆旅。至於客廳。則人人皆睡。卽遇侍者。言曰。施魯生先生已寢。留語告君。安粗色聞。施魯生已睡。則待明。

日言之。

第十一章

明日晨餐時。施魯生曰。宵來早睡。與爾相左。實則年老疲甚。不能久候。所以爽約。安粗色曰。安敢怪及老人。此等事固不常有。法須徐徐圖之。今請告丈以昨夕之事。逐一述與昆他納相見云。云安粗色語時似信。昆他納不聞其事。而拖魯生則心疑不已。卽曰。汝謂昆他納所言一本之誠乎。果爾信之。老夫則否。汝不知加他利娜夜中。嘵呼有人追逼吾後乎。是必加他利娜有所見而言不然。胡出此語。且昆他納謂於倫敦中偶然見我果偶然耶。是必屢躡吾後。不期傾吐其實。彼亦步亦趨。今又在此。足知其弊。此事了了。毫無所疑。夫以爾聰明貫頂之人。乃信此矯誣之語。安粗色媿

極。顧不敢自辯。卽曰。吾思在倫敦中見君。復在此伏蟄。原有所圖。然殊不信其知從學於娉媚佛也。果彼一一知之。而矯爲無覺。則其人之術智大矣。律師曰。君可勿疑。決爲是人。君蓋爲其侮弄矣。安粗色曰。今且勿議。黑白自明。唯今將如何。果少隔一句鐘者。事念難圖。此事吾憂懣。幾發狂易之病。且睡既不寧。時時夢見。加。他利。娜。死。於。山。峰。亂。石。之。間。已。而。又。夢。彼。往。來。於。草。磧。之。間。髮。蓬。而。面。垢。又。似。陷。入。海。波。之。中。浮。沈。者。再。試。思。其。父。生。時。寶。之。如。性。命。今。死。於。海。中。又。或。在。亂。石。之。下。吾。將。何。以。爲。心。律。師。未。答。飯。後。以手拊其肩。曰。安粗色聽之。吾心與爾一耳。今且勿介介。歡娛之日方長也。上帝豈有不輔汝之理。加他利娜必得爾。可勿憂。果此女得後。夫婦團圓。迴憶此時景狀。則此兩日中之艱危。且漫漶不可。

辨認矣。忽曰。外間何人。卽聞有扣門聲。律師曰。進之。而偵探德格司忒已入。問晨安後。卽曰。吾當釋此外套。今日天氣煖也。此時拖魯生問曰。先生晨餐乎。若未御者。吾卽呼取膳具。偵探曰。食矣。卽取煙吸之。拖魯生曰。昨日所探如何。偵探曰。昨夕未有所得。吾至時晤兩教習。與作數語。均二君所知。其年事稍長者。曰殺婢媚佛者。決爲殺加他利娜父親之人。而密司提畢司。則較定加他利娜所爲。二人言各有理。吾意皆不謂然。但問殺者有人而去。將何路。卽云加他利娜所殺。殺後何以得逃。或且有同謀之人。然同謀爲誰。則絕無理解。吾思其事。良不能徹其中邊。且吾爲偵探多年。初未遇此沈僂之事。著手似易。卽之則難。今先將加他利娜加以研究。安粗色曰。先生以爲加他利娜殺人耶。幸勿疑此。偵探曰。吾非

疑其人。唯疑信參半。所疑者逃法甚奇耳。或且本人已見賊之殺人。賊殺以後。防爲左證。故掣之以行。或校長聞聲起視。而賊卽往而殺之。蓋加他利娜門外有血點。卽其確證。似殺後移戶。始行竊女之事。唯行徑何出。此爲案中之大疑。問律師曰。或且兇手在學校。賄通侍者。爲之啓關。偵探曰。似有至理。然鄙人已一一問之。以我眼光。四矚似無其人。安粗色曰。堂中敎習足恃乎。偵探曰。敎習一無可疑。此等事。目光當注他處。不能盼及堂中爾。不言遇見昆他納乎。其人自南美相隨。至此究竟如何。吾輩當覈取其人。根尋其殺人之夕。彼在何許。安粗色曰。吾昨夕已見之矣。偵探曰。遇見之耶。今寓居安在。安粗色逐一語以相見之狀。語時視拖魯生。蓋安粗色之心。疑此老人之意。謂已爲昆他納所愚。迨語旣而偵

探之言亦如拖魯生卽曰今旣如此吾當留意於昆他納不令其軼出範圍以外安粗色曰先生亦以爲事關昆他納耶偵探曰爲時尙早不能臆度其有無吾今卽往昆他納居處觀之想彼萬不能藏逃女於寓中然亦許暫寄是間復又移徙今且告我以彼之下處想君一與晤面彼卽潛蹤捲其網罟而逃且不云偵探者則彼不行今茲逸矣安粗色亦悔不應逞身與之相見但記其住處潛告之偵探俟偵探部署然事已誤矣悔亦無及拖魯生曰事旣如此德先生將如何偵探曰吾今且往尋昆他納旣問昆他納則更至學校覓取蹤跡聞今日兩點半後驗尸我在其間二君亦宜同責安粗色曰先生能否先同我至學校中吾但守口不與君事偵探起曰隨行固可唯無所事安粗色曰但能爲我留意吾觀之

極形感佩。且吾欲至彼間。觀吾妻所居之屋。並探取校中人之言。偵探曰。君在十一點時。在校中候我。凡爲偵探。本不欲想隨。今事屬於君。只能徇君之請。不復相斬。安粗色助。偵探加外套。偵探曰。勿忘相訂之期。德格司忒行後。拖魯生曰。此君發奇案無數。外觀似。願。而。蘊。智。滋。深。前。此。有。大。盜。名。卜。利。支。亦。彼。得。之。伏。法。以。後。盜。風。以。熄。此。外。無。數。疑。獄。吾。不。省。記。矣。一。日。吾。事。務。所。中。有。疑。事。亦。彼。剖。析。相。識。不。止。等。年。由。來。已。久。安。粗。色。聞。言。卽。曰。吾。觀。昨。日。情。形。似。與。先。生。乍。見。者。施。魯。生。曰。彼。狀。態。恒。如。是。平。日。代。人。理。事。後。相。見。故。爲。不。相。識。者。其。僞。爲。不。識。正。自。有。故。果。爲。人。人。所。識。防。仇。家。潛。刺。其。身。汝。今。日。託。彼。以。事。後。日。相。逢。亦。反。顏。如。不。之。識。安。粗。色。曰。然。則。後。人。仍。若。路。人。矣。施。魯。生。曰。然。吾。旣。識。其。人。服。之。尤。擊。

此。人。堅。忍。行。事。必。徹。根。株。其。腦。力。之。靈。鈍。根。萬。不。能。及。安。粗。色。曰。
先。生。謂。是。人。理。此。獄。有。柄。握。乎。拖。魯。生。曰。茲。焉。能。定。半。旬。鐘。後。得。
官。中。券。飭。赴。戶。場。二。人。遂。以。車。行。去。校。未。遠。卽。下。車。沿。便。道。至。女。
校。人。集。如。蠶。然。與。德。格。司。忒。約。會。之。期。尙。差。一。刻。卽。入。人。羣。中。聽。
其。議。論。中。有。老。人。謂。一。少。年。曰。吾。觀。此。案。甚。易。曉。無。待。躊。躇。者。彼。
中。不。有。女。郎。耶。此。女。何。爲。是。必。有。同。類。與。之。偕。來。卽。此。女。亦。非。佳。
品。復。有。人。答。曰。同。類。何。指。復。有。老。嫗。言。曰。汝。尙。不。知。耶。此。卽。與。之。
共。謀。殺。人。者。猶。之。眩。人。弄。法。有。人。佐。之。行。事。卽。爲。其。類。問。者。曰。眩。
人。之。譬。與。殺。人。胡。涉。而。老。人。曰。以。吾。觀。之。此。女。如。釣。魚。之。餌。先。賓。
之。校。中。相。其。藏。金。之。所。然。後。開。門。納。盜。始。易。於。著。手。想。此。校。長。五。
更。驚。醒。故。卽。而。殺。之。此。明。瞭。易。知。者。後。此。必。踐。吾。言。老。人。語。後。四。

顧人羣取進止。然或可或否爲狀不一。安粗色聞言不懌。知此時人言。咸以爲殺人者實加他利娜。則心痛如剝不可自己。已而又有聞一女子罵曰。此殺人之女。恨不之得。果得者吾必以指劃其面。令破書曰。殺人兇犯。安粗色聞而大怒。避去且行。且覓德格司忒。時已十一點有半。德格司忒始至。安粗色一見德格司忒。笑曰。君之朋友逃矣。安粗色驚曰。此吾之大誤。昨夕本不宜與之相見。且問君此行得何朕兆。德格司忒曰。吾第言之。聽君衡量吾意。此獄決有昆他納在內。惟殺人事。彼或未知吾曾問逆旅主人。主人言殺人之夕。彼已鼾睡矣。鑰匙均在吾室。萬不能出。且是夕輾轉未抵。黑甜果有聲響。吾必聞之。至昆他納殺人。必無其事。安粗色曰。然則頭緒益棼矣。昆他納果不殺人。加他利娜行將焉往。且學校。

中果無同黨之人。門又誰闔誰開者。安粗色。此時憂形於色。偵探曰。此事固難著手。宜君有疑慮之言。安粗色忽曰。鈔票二紙爲威魯欹生所得。敢問此人消息如何。此人取拖魯生先生之銀券並支取校長之券。此人於殺人之獄獨無關乎。威魯之得票在何處。當探其源且媿媚佛女士。生平雅不欲見人。何由投券於威魯。斷無既死而仍能署券者。况行中人視券斥之爲僞。旣云僞矣。想威魯之爲人。決非正人。安粗色且行且語。德格司忒亦問答曰。正於此時覓取威魯欹生也。已而近學校門外。偵探與守門之巡警爲禮後。遂入校門。安粗色入時心忽大動。見校中清寂無人。而樓上復有死人。則中悔此來之多事。又思爲聘妻之故。不能不來。旣履堂塗。入諸客廳。心尤悲梗難耐。忽見一女人自內出。與偵探爲禮。

安粗色去其外套而女子則凝視安粗色德格司忒遂告以來意。安粗色見女子情狀似以加他利娜殺人爲鐵案而安粗色心滋不怡。警長曰未檢尸以前尙有宜爲之事請密司提畢司自便今校中屋舍吾已知之了了勿煩玉趾見陪提畢司曰果有驅使匪不從命以吾長日之間亦不以奔走爲煩語後以目視安粗色似學堂中之風波均其聘妻爲之而安粗色亦不之顧旣過娉媚佛治事門外則妄盼娉媚佛之未死出而奉迎也巡警守門出匙諸人同入偵探細觀屋宇屋後有空地一片然必有梯或可出空地而他適若無梯足下則逃無所往已又驗視地板復抽取案下之屨一一檢閱後言曰此間初不得威魯欽生痕迹然取金之冊安在而藏金之冊又安在卽曰安粗色先生試延密司提畢司至安

粗色正欲外出。出時卽遇提畢司。乃與同至戶所偵探。曰女士與校長同處久。當知其平日藏冊之所。提畢司曰。吾不之知。偵探曰。女士相處久。平日作字取金。當偶見之。提畢司曰。固見之。惟書券後。藏根於何地。則不之知。想諸君亦徧覓之矣。偵探笑曰。覓之無得。此事滋怪。想署券決在臨命之前。威魯欽生之爲人密。司曾見之否。提畢司沈吟久之。曰。未見也。亦未聞校長道及是人。偵探曰。此人在二日前曾一至乎。提畢司曰。無之。惟前日侵晨有收捐二人。至是去後。拖魯生先生至先生去後。復至兩婦人請送兩學生至此。其後復來一人。名恩初毛。蓋言校中女學生某。將送至德國習音樂。以上數人。均吾校長所款接者。他無人矣。偵探曰。女士所言甚詳。嗣欲有言。再以人奉擾。女敎習出後。值探凝坐而思。目

注戒指無言可五分鐘而安粗色則恩加他利娜如亡其命狀幾欲狂顧乃無術以自鎮復思下午驗尸必有間官臨質果定加他利娜以殺人之罪者如何不期毛戴不已少頃德格司忒曰行也此間無可疑者當至他室中相度三人同出至他室周巡行至上之層均學生箱簏視後復下至大廳安粗色曰今日週巡一過乃無疑竇足尋德格司忒如有所思乃未之答二人遂同出外間德格司忒忽自言曰非得威魯欹生無可著手

第十二章

是日下午二句鐘問官至審判此獄公人聚集且有陪審之人德格司忒閱歷此奇獄無數初不謂異而拖魯生安粗色則乍遇此凶事而安粗色或欲面衆辯加他利娜之無他驗尸後間官歸座

先問婢媚佛生平。衆皆稱其美行。此次見殺。則舍城中失一善人。感爲減色。問官曰。法宜追取兇手。爲女士復仇。卽索醫生一問。醫生曰。吾曾一見死人。校中人問我。死以何時。吾答死時過夜半矣。至其傷痕至重。殺者爲薙髮之刀。非自盡也。警長亦報告勘驗之狀。自承識校長久。禮其爲人。及至校與敎習談。後遂延偵探至此。至在逃之加他利娜。初未之面。懸金購賞。亦不得當。陪審者曰。在逃之女何來。警長曰。來自南美洲。素有心病。發語若譟。此校中人所述者。警長語後。問烹蘇魯律師。語與警長同。自言與校長相識三十年矣。深知其人品之潔。學問之高。言未死以前二日。尙與把晤。精神體幹均佳。惟新來之學生。則未之見。且未之前聞。律師退後。問官取提畢司問之。提畢司登堂時。顏色慘變。陳述死前情狀。

言學生狂嘯。曾與校長同責其室。撫慰睡後。遲明往視校長。則已死矣。提畢司且自言。在此行事可二十年。決知校長之死。非屬自盡。問官曰。新學生入堂時。爾曾見之否。提畢司曰。學生至時。校長曾招吾入語。吾思殺人者。決爲新來之人。彼神經有病。夜半嘯呼。則發狂殺人。容亦有之。吾在此爲學習。見學生無數。初未見加他利娜之怪。特問官曰。風女不見。汝亦能知其蹤跡否。提畢司搖頭。言曰。殊不可解。且門窗四塞。初無出路。而密司婢媚佛。亦慈祥愷惻。初無仇家。萬無致命之隙。問官又取密司涂克忒間之涂克忒。曰。吾初不知其事。經提畢司見告。故奔集而視。又告之巡警。延醫視創。飛電語之律師。均吾所爲。至殺人事。則得之提畢司之言。彼學生夜中狂喊。吾亦曾一起視過。此則沈睡未醒。不悉其餘。及同

視學生。遽爾不見。心亦莫測。其所以問官。乃問律師。拖魯生。律師對書立誓。後備述送加他利娜至校事。加他利娜本歷患難。積癟成癟。蓋傷其死父及母。又爲桀黠之人所窘。故脫身至英冀。圖免禍。其聘夫託我送之校中。校規旣佳。而女伴復衆。而癟疾或可因是而痊。且此女子。端整而慈祥。心與貌一。萬無殺人之事。吾敢信其不至殺人。以其病中之身。且無氣力。胡能刺刃。而且移尸也。問官曰。今其人不在。爾能知其蹤跡乎。律師曰。吾安知之。然彼在可倫比亞時。憂患傷心。唯防及禍。故逃匿隱處耳。然門戶皆閉。胡由得出。問官勘後。取安粗色。安粗色述其行蹤。曾在亞老毒家行牧。爲主者所知。故以愛女見託。已而亞老毒死。其妻繼逝。加他利娜中於憂患。不知所爲。遂成狂病。此外尙有一人。謀娶其身。百端要。

脅。因而驚悸益深。且此人奸計百出。故不得已逃出彼間。依拖魯生。律師。律師亦先父故人。以兩重交誼。故允爲保護。至校。蓋從醫言。謂一易空氣。則腦病立甦。安粗色言與衆同。亦力保加他利娜之不殺人語。時慷慨誠摯。聞者亦覺風女萬無殺人之理。餘則問銀行之山牧司。叩以收鈔付金之事。審問既畢。則與陪審者議定。讞安粗色凜凜旁聽。防其加罪於加他利娜已。而陪審者議定。讀判決書。而安粗色尤驚怖不已。中有一人讀曰。衆靜聽之。安粗色心動如沸。拖魯生語安粗色曰。讀判決書者。何以聲抑而不揚。而已而讀者曰。密司娉媚佛爲人圖害。法律必爲之伸枉。今惟急尋加他利娜。及威魯欽生獄。始得白。安粗色知未判決。加他利娜以死。罪卽私語曰。此天也。遂出行。未數武。而德格司忒已至。德格司忒。

曰。拖魯生先生。以爲如何。拖魯生曰。吾悠悠無主。唯今日判決公道。尙存。然終無結穴。若以君意言之。又如何者。德格司忒曰。今且偵探其罅隙所在。得間卽搗。拖魯生不懼。曰。君亦無術耶。德格司忒曰。今且小忍。勿愚吾寧靜而兇手。必有動作可窺。今當覓威魯欹生及逃女爲急。果能得威魯欹生者。則黑暗中當漏光明。拖魯生曰。將從何處得其人耶。偵探曰。吾之從者多矣。亦不能悉舉其名。安粗色曰。此事不能咄嗟而得耶。更濡時日者。吾癟亦將發。偵探曰。君且勿急。吾盡力爲之想。威魯欹生必易得。惟尙須研究。此兩鈔票。何以能落賊手。今且勿悞。快苟得一間隙。疑獄且立。破顧雖如此。而安粗色仍焦悚無歡。意三人旣散。是夕安粗色不能交睫。二句鐘後。尙不卽睡。睡時恆作噩夢。其慘狀。乃同白晝所見。思

之毛髮皆聳蓋夢見身居荒漠之野且在夜中嚴風倏至欲卷之而飛然亦不知所適乃犯風而前至無可趨避忽見夏屋當其前室暗無燈而風聲益厲更視此屋則坍塌腐朽闔無人聲不覺身近其門以手握其門紐一觸卽開既入卽見廣廳似久無人履聲所及卽聞迴響室旣洞黑忽聞異聲陡發似女子之聲迹之則加他利娜之聲也因欲覓之已而怪聲復發則大聲呼曰安粗色在此汝趣來就我乃不之答顧累呼而累不答於是捫索而前至於梯次遂及樓上更前則兩股莫動心知加他利娜卽在是間顧舉踵莫前而怪聲復發曰安粗色汝來救我也旣聞女聲不期自樓上翻身而下則一噩夢也驚坐而起更睡則愈不交睫遂觀書至遲明是夕之苦趣乃不堪言日中亦不復睡防噩夢更來顧不

能。不。睡。睡。又。驚。起。於。是。二。夕。皆。然。第。三。日。起。赴。晨。餐。忽。見。几。上。一。書。取。視。則。德。格。司。忒。所。寓。者。書。曰。安。粗。色。先。生。鑒。吾。已。得。威。魯。欹。生。迹。兆。矣。不。久。卽。與。之。晤。面。俟。有。所。得。卽。以。奉。白。下。書。德。格。司。忒。拜。白。十。月。二。五。號。寄。安。粗。色。得。書。示。拖。魯。生。知。得。威。魯。欹。生。矣。

第十三章

讀吾書者。當知此案。可以云昆他納與其事也。亦可云不與其事。綜之麗色迷人。遂至於此。此人本圖娶加他利娜。顧加他利娜弗悅其人。及知爲安粗色所得。則尤欲得之。以爲快。蓋一見安粗色。已深妒之。已又聞奪其所愛。則尤憤怨不可自聊。及加他利娜失蹤。則大悅不止。意欲私覓得之。竊之。以逃。故安粗色以人值取而昆他納亦息息尋覓其蹤。蓋其來也。本爲加他利娜來。則留其同

黨於此。已則自至倫敦。意逃女或在倫敦也。心中亦知取鈔之人。決與殺人者有係屬。遂挈行具至倫敦。而安粗色亦適於此時至倫敦。二人同車。竟不相聞知。旣至安粗色下車。得逆旅。卽出飲於佛利替街中之小酒肆。與德格司忒相遇。此時德格司忒爲僑人裝。二人相見後。德格司忒曰。爲時無多。君乃遽至安粗色曰。心焦如焚。胡能不至。惟爾我密論。得毋爲人所聞。德格司忒曰。恣言無害。卽令館人取穀核及酒。禁止餘人至此。安粗色曰。先生得何消息。威魯欹生想在擒矣。德格司忒搖首曰。尙不及時。今但能於暗中尾之。此事非威魯欹生一人之力。尙有助逆之人。亦當偵取。今爾勿亟。吾雖未得其人。然隱中已有尋迹之者。安粗色曰。吾意欲急得蓋心之憤鬱。至無可發洩。竟欲枯槁其身。德格司忒曰。君意

在念其情人。安粗色曰。我念聘妻。君亦必念殺人之兇手。偵探曰。此二人均在吾懷抱。得之之後。吾方悉吾心所屬。安粗色曰。君之計劃如何。德格司忒曰。安能預白。惟有一事。君可釋然。我意加他利娜決無罪。安粗色曰。此上帝相君。白吾情人之冤也。於是二人引手不已。德格司忒曰。爲時不久。定破此疑獄。且君曾一見同來之昆他納乎。安粗色曰。未也。所知者決不在布來登。德格司忒曰。後此欲用其人。亦宜取爲一證。今且別容再相見。安粗色遂以車西行。知賊已得。則聘妻可歸。但德格司忒未嘗明告。且偵探不以罪加。加他利娜。則加他利娜決無罪矣。此二事。稍足自慰。是晚。安粗色復歸布來登。而昆他納亦方營營然。索取逃女。德格司忒別安粗色出。後無心與昆他納相遇。昆他納知爲僨探。則躡而從之。

見德格司忒路遇一人。偉碩而有威儀。知爲同黨之偵探。昆他納。僨伺其旁。忽見此二人數語立別。昆他納遂舍德格司忒而隨。偉碩之人半道復有所遇。此偵探則目注是人。昆他納心知其或爲威魯欹生也。布威時智者大之名已宣。體亦精強。面目兇獰。每行必時時返顧。如有所防。高領幾遮其面。冠簷復低而此偵探尾隨其後。相距可五十碼。而昆他納卽隨此偵探之後。三人同行於四子街。至惱三白倫巷。而天已曛黑。繞入一小街。而威魯欹生已不之見。昆他納於道左可半旬鐘竟不之見。似入一小屋中。昆他納徑叩其扉。屋似下等之逆旅。有女僕應門。昆他納曰適來一人。吾欲面之。女僕曰君欲覓倭克乎。馬販也。昆他納曰然。遂同之入。見威魯欹生方坐而吸菸。手中執車站之表。昆他納曰倭克先生。

倭克見而大驚。卽曰：「素昧生平，見枉何爲？」昆他納曰：「吾若告君，則君或不吾怪。」君之來自布來登，似甚匆匆。倭克聞言，大疑知所行。事已爲人所覺，乃不知所答。卽曰：「吾不知君意，吾生平未至布來登。」昆他納曰：「君不知亞斐納學校爲密司，娉媚佛所開辦耶？爾不在此布來登銀行中以票取錢耶？」一爲拖魯生書，一爲娉媚佛書。今娉媚佛死，君不之知耶？今且勿欺君名，非威魯欹生倭克卽爲倭克。威魯欹生慎之慎之人，皆以爾爲殺人之人矣。語發時，倭克大驚失色。已而稍稍堅定，言曰：「汝謂我殺校長耶？」此特讐言，吾不惟不殺，且未嘗以食指近其身。昆他納曰：「汝言無其事，則當出而證之。」倭克頗惶無主，以手扶頭，不語。心中疑昆他納爲偵探立時將捉歸官裏。卽曰：「汝意云何？」昆他納曰：「吾有問待爾答詞，再定行。」

止吾欲得爾實際則彼此尙可商酌若有心愚我則爾斷不得生矣倭克曰欲我何言昆他納曰但言亞老壽之女加他利娜安在尋死路後繫頸以組高懸死人之架悔無及矣倭克格格不能作聲卽期期言曰我實不之見即使見之亦不能深藏之至今也昆他納曰二券何由入爾之手倭克曰券實有人授我昆他納曰誰所予者倭克不答昆他納以語餂之均不答久乃曰吾明日當一告君今日雖死不能奉白昆他納曰待爾明日然尙有一事汝敢潛逃者立無幸吾處處以人伺汝也倭克曰明日更來吾旣無錢亦無去路卽使潛逃亦無處所語後昆他納睨之以目自念此豸旣無知識又無定力直飯囊耳遂又堅囑數語而行於此行雖

不得。實際然已。微窺其大略。昆他納旣出。復見偵探立於巷尾。昆他納卽至小飯莊中。開軒下視。呼肆人以饌。至取晚報觀之。且食且觀。見倭克之門已開。有人外出。顧已改裝。昆他納仍辨其爲倭克。卽與餐錢下樓尾之。直至惟多利亞車站。以快車至布來登。昆他納見倭克上車。自亦買票尾隨之。行二人登車。而德格司忒已。以電告安粗色。言有二人至布來登。一爲威魯欽生。一爲昆他納。可善防之。吾隨後。卽至安粗色得電。卽示之。拖魯生曰。事勢。偏矣。爾可先至車站。迎取其人。電中未云二人同車耶。或先後而至。安粗色曰。吾歸卽可相語。惟當如何改裝。方不生二賊之疑。果使昆他納動疑。則晝事棘矣。拖魯生曰。老夫能相助爲理否。安粗色曰。請丈靜候德格司忒來歸。則事體瞭然矣。今先至車站迎。

取其人。拖魯生曰。願爾此行有效。而加他利娜。仍可團圓。安粗色卽矯裝出。

第十四章

安粗色至車站。可一刻鐘。而快車尙未至。安粗色冠寬簷之冠。半翳其面。外套之領。亦高。遂遮其輔頰。且加黑晶之鏡。執雨傘。皮篋。僞爲行客。且不令人識。其面則立於暗陬。已而車至月台之人。靖集。安粗色奔至行李車側。每遇一人。輒注目視之。而客人續續而過。果見昆他納衣外套。沿月台而行。經安粗色之前。乃不相識。然威魯欹生前行。而昆他納尾之安粗色。則叉尾昆他納而行。威魯欹生出站。以馬車行。昆他納亦以車追之。安粗色見狀。遂亦覓得一車。謂御者曰。力隨此車。幸勿令彼車中人知之。窮其所往可也。

安粗色凝望此二車似非同黨之人三車續續而行相距非遠然實不知其所適然心中甚望德格司忒之來忽見御者自上俯車箱而語曰前一車已下矣第二車中人亦下安粗色曰吾且突過其前至旁街下車吾自偵之御者如言安粗色酬值過其分御者方欲疑問而安粗色已行行時見威魯欽生亦匆匆而至彼此幾摩肩而過復見一人迎面而來則昆他納也威魯欽生力不及安粗色一觸幾蹶怒曰爾何人乃唐突如是安粗色鞠躬謝罪而前忽見威魯欽生與昆他納極力前趣如恐不及安粗色因復迴步從之見威魯欽生轉而向右而昆他納隨之入小街中油燈模糊中影遂不見安粗色旣不見其人心念此爲何地正猶豫間弄中可數十家門外或見燈或不見燈而兩脚如繩而下防此二人轉

向前頭忽遇一巡警。而巡警力擒安粗色不聽行且曰爾形迹可疑宜隨我至警廳中。安粗色怒曰汝言過矣。汝敢阻我。我將訟爾於長官。我剛隨二友至此。瞬息不見。故匆匆覓取其人。巡警曰吾站崗在此。初不見一人。安有二友過此。爾且授我皮箋及傘。同至警廳。安粗色大怒。而巡警力引之行。於是百辯不能自脫。此時衙外有小街去衙可五十碼。二人方紛辯間。忽來一人。而安粗色曰德格司忒汝耶。此巡士以我爲奸宄。格不聽。前請君告之。以吾之門地德格司忒。卽語巡警以姓名。言此人爲伙伴。巡警素耳德格司忒之名。立時釋安粗色德格司忒。並謂之曰如見有蹤跡詭幻者。可卽擒之。安粗色曰爾可告我。此爲何地。爾胡以徑至於此。德格司忒曰我卽與二人同來車站中。爲友人。露滯少時。而馬行復。

瘡故少後此二人然以狀度之必至於此安粗色曰此爲何地
格司忒曰此卽聖拉克此小衝在亞斐納學校之後安粗色曰
二人必入其中苟非爲此荒謬之巡警所梗吾卽可隨之以入
格司忒曰此二憾必入學校之中非善意也安粗色曰彼胡爲
來德格司忒曰吾思威魯欹生盜也雖非彼殺人然必留其形
故至力渾其迹勿令示人以罅安粗色曰威魯欹生至此而昆
納胡爲尾逐而前德格司忒曰昆他納必非同黨蓋宿知威魯
生必審加他利娜之行蹤故追逐冀有一得安粗色曰君言良
不如同入觀其何作二人商定間巡警曰此校有人曾相識否
警曰前會識一庖人今自校中殺人後庖人已去遂無相識之
德格司忒曰今先觀地勢再定計劃見學校之後戶已嚴閉不

瘠故少後此二人然以狀度之必至於此安粗色曰此爲何地德格司忒曰此卽聖拉克此小衢在亞斐納學校之後安粗色曰此二人必入其中苟非爲此荒謬之巡警所梗吾卽可隨之以入德格司忒曰此二憾必入學校之中非善意也安粗色曰彼胡爲乎來德格司忒曰吾思威魯欹生盜也雖非彼殺人然必留其形迹故至力混其迹勿令示人以罅安粗色曰威魯欹生至此而昆他納胡爲尾逐而前德格司忒曰昆他納必非同黨蓋宿知威魯欹生必審加他利娜之行蹤故追逐冀有一得安粗色曰君言良然不如同入觀其何作二人商定問巡警曰此校有人曾相識否巡警曰前會識一庖人今自校中殺人後庖人已去遂無相識之人德格司忒曰今先觀地勢再定計劃見學校之後戶已嚴閉不能

霍。一。空。吾。不。能。更。與。矣。忽。聞。威。魯。欹。生。語。曰。今。夕。必。得。一。百。鎊。不。
得。此。吾。無。以。生。提。畢。司。曰。一。錢。亦。不。能。予。威。魯。欹。生。曰。吾。卽。巡。警。
處。告。發。加。他。利。娜。事。安。粗。色。聞。言。卽。欲。立。起。質。問。德。格。司。忒。立。止。
之。語。甫。已。忽。見。昆。他。納。執。手。鎗。闖。入。室。中。入。時。語。母。子。曰。汝。言。吾。
悉。聞。之。倭。克。汝。不。聞。吾。言。乎。汝。今。至。此。焉。能。怨。我。汝。必。將。婢。媚。佛。
謀。害。忽。聞。有。異。聲。作。西。班。牙。語。手。鎗。立。發。似。其。中。亦。報。以。鎗。數。鎗。
之。後。昆。他。納。大。呼。曰。吾。已。矣。立。仆。二。人。遂。起。爭。趨。而。入。安。粗。色。卽。
奪。提。畢。司。之。槍。提。畢。司。見。二。人。亦。不。之。駭。言。曰。此。人。吾。斃。之。矣。彼。
誘。掖。吾。子。爲。僞。券。且。僞。簽。校。長。之。字。以。取。金。蓋。以。罪。死。吾。如。言。偷。校。
長。之。券。遂。殺。校。長。竟。爲。加。他。利。娜。所。見。吾。故。加。以。迷。藥。藏。諸。樓。上。
巨。箱。之。中。今。夕。忽。聞。呻。吟。之。聲。因。進。視。其。死。與。否。二。人。視。威。魯。欹。

生已伏地不能起蓋驚極矣昆他納則臥於血泊之中彈中要害矣而提畢司尙執手鎗於手其兇如牝狼昆他納尙能言謂二人曰二君來爲吾證彼殺我矣言已立死安粗色不及其言之畢即攜燈登樓但見箱籠不見加他利娜正沈吟間卽聞呻吟之聲卽移開箱籠其後有門而匙在竅中推門呼曰加他利娜吾來救爾矣見加他利娜已面縛厥狀如死卽以小刃解其縛抱至樓下置之榻上而德格司忒已縛提畢司及倭克矣開門呼巡警入卽呼取醫生並取拖魯生以藥甦加他利娜漸漸能言逾二年後成婚而加他利娜腦病雖瘳然思之輒悸德格司忒破案後名乃大昌提畢司者本有一子其爲敎習特託言未嫁耳旣手斃二人心脈大動遂成風人已乃寢死於監中威魯欽生雖非殺人之人則終

女師飲劍記

身監禁不聽出。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譯 教育小說 苦兒流浪記

三册八角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初版

(女師飲劍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英國布司
譯述者閩侯林陳家
發行者上海海印書館
總發行所上海北首寶山路

此書原著者爲法國文豪愛克脫麥羅氏。譯者
爲吳縣包公毅先生。別署天笑生。先生文名
噪海外。所有譯著。一經出版。往往不胫而走。有口皆
碑。先生旣譯是書。自謂其原書內容與畏廬林先
生所譯之塊肉餘生述。同工異曲。於男女學

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多裨益。現在英德俄日。

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百萬部。然則是書之

價值。可以想見。况復經包先生以生花之妙筆

寫痛苦之事情。曲曲傳神。面面俱到乎。讀是書

者。與其視為小說。毋寧視為文學讀本。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行發館書印務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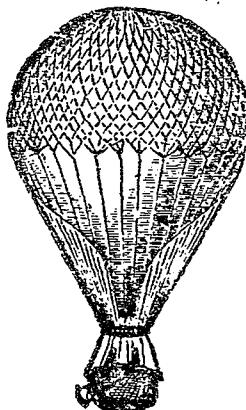
冒險小說最能引人入勝故愈看愈有味
冒險小說最能感動腦筋故愈看愈有興
況本館出版冒險小說最多而情節又各不相同好奇之士不可不看



冒險小說



此外尚有偵探小說言情小說社會小說宋人小說通俗教育小說及各種舊小說等名目繁多詳載本館圖書彙報如承函索即當寄奉



環瀛誌
冰原探險記
世界一周
航行復朽木
國海少軼聞
年周